

安南使節阮忠彥北使詩中的異域書寫*

李嘉瑜**

〔摘要〕

本文以安南使節阮忠彥（1289-1370）的北使詩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析其詩中的異域書寫。阮忠彥是安南陳朝（1225-1400）著名的詩人，也是歷事陳朝五代君主的賢臣、鉅儒與文章大家。他在二十六歲時以正使的身分赴蒙元帝國報聘，次年返回安南，留下了足以編輯成集的北使之作。由於十世紀到十二世紀，安南使節的北使詩都已佚失，所以元代所見者，普遍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北使詩，另外，阮忠彥的《介軒詩集》亦是蒙元時期僅見的安南使節北使詩集，這些都突顯了此一論題的重要性。然而，目前通行的50頁本《介軒詩集》存在的訛誤甚多，除了收錄不夠完全、兼採非北使之作外，最大的問題是誤收了後黎朝（1428-1789）阮宗奎（1693-1767）的24首北使詩，近三成的誤收率，某種程度混淆了阮忠彥北使詩的整體面貌。由此，本文以《越音詩集》、《摘艷詩集》、《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皇越詩選》、《明都詩選》等六種越南漢詩總集，對《介軒詩集》輯錄的阮忠彥詩進行校勘與補遺，在此基礎上考察阮忠彥的北使詩，希望兼顧兩個面向，一方面透過目前掌握的研究材料重新釐定阮忠彥的北使路線，另一方面則透過文本細讀，解讀阮忠彥如何體認他在這次旅行中所經驗的異域，並進一步探討其異域書寫獨具特色之處。

關鍵詞：安南使節、阮忠彥、北使詩、異域書寫、介軒詩集

*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計畫「安南使節阮忠彥的北使歷程及其中國書寫」（編號：MOST-104-2410-H-152-019）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政治大學中文系「文與道：漢語世界的文化與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10/27），承蒙講評人廖棟樑教授與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卓見。又於越南河內進行的移地研究，得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與漢喃研究院范文俊研究員之匡助良多，而陪同赴越的計畫助理范氏梅，亦細心盡責，謹此一併致謝。

**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一、前言

越南古稱交趾，秦漢開始內屬中華王朝，¹宋代改稱安南，自此之後「從『中國』變成了『外國』」。蒙元時期，陳朝（1225-1440）統治的安南（今越南北部）雖然同意實行朝貢的行為，但在支配與被支配關係之間，彼此仍有異議，為了維持宗主國的霸權，蒙元帝國在元憲宗七年（1257）、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元二十四年（1287），向安南先後發動三次武力征伐。這三次戰爭雖然都以蒙元退兵終結，³但安南主動選擇內附。元成宗（1265-1307）之後，雙方維持了長久的和平關係。

然而，不論是戰爭或和平時期，雙方的使節始終往來不絕。蒙元帝國向安南遣使至少三十七次，安南則有六十次。⁴值得注意的是安南的使節往往是由科舉菁英擔任，他們被視為安南漢文學素養最高的文化群體，亦是當時文壇的領導人物。⁵這些熟悉漢文化的使節進入中土，他們用以描述異域見聞的工具是源自中國的漢

¹ 蕭麗華：《東亞漢詩及佛教文化之傳播》（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年），頁189。「自西元前二世紀左右，中國即在嶺南之地設郡；其間雖有漢將趙佗自立南越王國，企圖兼併鄰近諸小國並與漢帝國對抗，但在西元前111年旋即滅亡。此後中國正式統治越南，迄十世紀中期安南建國獨立，期間乃逾千年之久。」

²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59。

³ 蒙元帝國在安南的退兵，無疑是戰爭的失敗，使其無法向東南亞擴張，如鄭永常：《越南史：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頁85。「面對兵鋒橫掃歐亞，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國要求臣服，陳朝君臣不畏懼其威脅，齊心協力多次擊退了元軍的入侵，元朝終於在多次受挫後，終止了想要將越南納入版圖的野心」；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著，譚天譯：《越南：世界的失語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77。「在十三世紀，陳朝被迫與他們在海岸地區的競爭對手聯手，擊退更強大的蒙古從海、陸發動的攻擊。我們不能忘了，蒙古人打算進一步擴張他們橫跨歐亞兩洲的龐大帝國，把勢力從波斯延伸到中國，再沿越南海岸南下，進入東南亞的香料群島。」

⁴ 統計數據參見王英：《元朝與安南之關係》（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0年），「兩國出使情況一覽表」，頁26-30。

⁵ 葉國良：〈越南北使詩文反映的中國想像與現實〉，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29。「就越南而言，出使中國的正副使臣，都經過精心選拔，乃是博學多聞、詩文優異的官員。」

詩，這使得他們的北使詩，⁶無法自外於漢語典籍文獻所建構的支持系統，或可列入元詩的流脈中，而透過他者之眼的再現（representation），亦會產生不自覺的調整與轉化，這正是安南使節北使詩的異域書寫最有趣的地方。

由於 10 世紀到 12 世紀，安南使節的北使詩並未留存，所以元代所見者，普遍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北使詩，其中又以阮忠彥（1289-1370）最具代表性，他的《介軒詩集》由阮朝（1802-1945）潘輝注（又名潘輝溫，1755-1786）「集之於全稿脫逸之後」，⁷是傳世的安南北使文獻中，時間最早者，⁸也是蒙元時期僅見的安南使節北使詩集。今存鈔本二種，皆藏於越南河內的漢喃研究院，館藏編號 A.601 為 50 頁本，館藏編號 VHv.1402 為 32 頁本，⁹《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僅錄前者，因此目前研究者多以其為據。然而，此本存在的訛誤甚多，首先，是誤收了後黎朝（1428-1789）阮宗奎（1693-1767）的二十四首北使詩，¹⁰對照全集八十三

⁶ 劉玉琚：〈越南北使文獻總說〉，《華西語文集刊》2012 年第 2 期，頁 146。「在越南的觀念中，『北』往往指代中國，如中國歷史、音樂分別被稱為『北史』、『北樂』。顧名思義，『北使詩文』即越南使臣出使中國期間所作的各體詩文。」

⁷ 潘輝注：〈彙集介軒詩稿全帙序〉，收入阮忠彥：《介軒詩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1 冊，頁 5-6。

⁸ 研究者普遍認為《介軒詩集》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安南北使文獻，如劉玉琚：《越南漢籍與中越文學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年），頁 222-223。「據我們在越南的考察，依然傳世的北使詩文至少在八十種以上。目前所存寫作時間最早的是陳朝阮忠彥出使元朝時所作的《介軒詩稿》。」又王國良：〈從「域外（東亞）漢學」到國際「漢學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3 卷第 4 期（2012 年 9 月），頁 111。「目前傳世的北使詩文集，以陳朝阮忠彥（1289-1370）出使元朝所撰的《介軒詩稿》最早。」

⁹ 筆者 2016 年 6 月曾至河內的漢喃研究院調閱館藏編號 A.601 的 50 頁本與館藏編號 VHv.1402 的 32 頁本。前者與《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 1 冊收所影鈔本完全相同，為 50 頁的手鈔本，每頁九行，每行十九個字，卷首有潘輝注：〈彙集介軒詩稿全帙序〉、黃平政：〈介軒詩稿序〉，正文前又附了一篇〈介軒跡歷記〉，不過或是手鈔關係，目錄較為紊亂，不僅漏列了〈長安懷古〉、〈古城懷景〉，且〈兩臨關〉有目無詩，錯字亦多，如將「丘溫驛」作「立溫驛」、「次橫州砧」作「黃州砧」等。至於後者館方告知已經遺失，所以無法得見。

¹⁰ 阮忠彥：《介軒詩集》，頁 43 至 51。所收的〈旅次憶諸兒〉、〈江州勝景〉、〈題岳武穆廟〉二首、〈江州旅次〉、〈馬當勝景覽〉、〈彩石懷青蓮〉、〈遊龜山寺〉、〈題小孤山〉、〈舟次遣懷〉、〈赤壁懷古〉、〈題蘇東坡祠〉、〈登程紀悶〉、〈初夏旅懷〉、〈荊南晴望〉、〈湖南遇大風〉、〈桂江曉發〉、〈題馬頭山〉、〈古城懷景〉、〈桂江記見〉、〈畫山春泛〉、〈春城遊玩〉、〈題伏波將軍祠〉、

首的總數，¹¹近三成的誤收率，某種程度混淆了阮忠彥北使詩的整體面貌，也使得研究者對於阮忠彥北使路線以及詩歌風格之討論可能產生誤判。其次，於阮忠彥北使詩的收錄不夠完全，如《精選諸家律詩》有三十八首未見之詩，¹²《全越詩錄》則有四十一首，¹³其中包含〈岳陽樓〉、¹⁴〈伏波祠〉、¹⁵〈柳侯廟〉、¹⁶〈黃州赤

〈南寧即景〉、〈寧江風景〉，這些詩作皆重見於阮宗室：《使華叢詠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冊。阮宗室號舒軒，安南文人胡士棟在〈使華叢詠詩序〉中稱「阮舒軒公北使詩，國人傳誦久矣。」阮宗室：《使華叢詠集》，頁133。可知他的詩在安南流傳甚廣。相較於阮忠彥的《介軒詩集》，是在全稿散佚後，由潘輝注（又名潘輝溫）整理蒐輯，又經手抄保存，《使華叢詠集》則由作者編輯，之後又由其子阮居正與北使故吏阮廷棟共同整理，「詩題下多有小序，解釋詩題並記寫作緣由」，頁132。就詩集的編輯與整理而言，準確性與可信度明顯比《介軒詩集》更高。另外，潘輝注（又名潘輝浩）：《輶軒隨筆》，「先輩阮公舒軒經過，有〈采石懷青蓮〉詩：『碧水青山一葉船，乾坤寄傲思飄然。飲殘江國千秋月，吟動星河五夜天。走馬塵拋金殿客，騎鯨侶醉碧空仙。高風景仰山亭古，日暮江雲鎖翠烟』」，又「阮舒軒有〈遊龜山寺〉詩云：『停橈漢渚上招提，風引山迎穩步躋。壁散雲花紅滿徑，江開松葉碧含梯。樓臺笑語天聲答，光景留連日色低。百萬人烟環一翠，俯窺頓覺遍塵埃。』」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冊，頁232、236。這兩處所引的阮宗室〈采石懷青蓮〉、〈龜山寺〉，皆見於《介軒詩集》，亦可作為編號A.601的50頁本誤收之例證。

¹¹ 潘輝注：〈彙集介軒詩稿全帙序〉，收入阮忠彥：《介軒詩集》，頁5。「得公大小詩作，僅八十一首」，這是以詩題計算，如就詩作篇數應為八十三首，其中〈珠橋遇雨〉、〈題岳武穆廟〉皆為二首。

¹² 楊德顏編，梁如鵠批點：《精選諸家律詩》（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A.574），卷1，頁26-46。有《介軒詩集》未收之北使詩：〈賀登極〉、〈伏波祠〉、〈柳侯廟〉、〈岳陽樓〉、〈黃州赤壁磯〉、〈楊州〉、〈湖南〉、〈靜江府〉、〈武盈洞〉、〈太平路〉、〈黃麻站〉、〈公母山〉、〈包村〉、〈嶺山境〉、〈羅陽道中〉、〈八十里山灘〉、〈永州光遠驛〉、〈初發永平寨〉、〈喜覽館夜坐〉、〈麗館留宿〉、〈聞聖旨召還有感〉、〈邊城春晚十首簡諸同志〉（案：只有九首）、〈閑居奉鄧大夫〉二首、〈上巳有懷〉、〈答范郎中〉、〈遣悶〉、〈外親阮有素以詩來訪賦此寄回〉、〈邕州知事官莫元澤以本國大夫仁傑所贈詩來予因答韻〉其二、其三，共三十八首。

¹³ 黎貴惇：〈全越詩錄例外言〉，提及其參考了《摘艷詩集》與《精選諸家律詩》，並稱「二公所集，僅如此，今存者又不能半矣，其他詩文，零星散落，何可勝慨。臣今編述，只能將所見聞，整比類次，間有殘編敗笈，幽洞荒碑，蒐採抄記，亦具考之。」收入黎貴惇編：《全越詩錄》（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A.3200），頁4-5，引文見頁5。《介軒詩集》未收之北使詩，皆見於《全越詩錄》卷2，包含《精選諸家律詩》所收之三十八首北使詩，此外，《全

越詩錄》卷 2，又增加了〈岳陽樓〉其一、〈大臨關小臨關〉（《介軒詩集》有目無詩）、〈荊門〉等三首詩，共四十一首詩。又《介軒詩集》，有〈德江懷古〉：「木落禾刀帝乘移，李家收得版圖歸。山圍故國規模小，草暗荒城景物非。古寺僧鐘敲落日，斷溪牛笛弄斜暉。英雄舊事無尋處，獨倚江亭看翠微」，頁 36。此詩於《全越詩錄》，卷 2，頁 82；以及潘孚先編：《越音詩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729 年重刻本，館藏編號 A.1295），卷 3，頁 100，分別作〈長安懷古〉、〈長安城懷古〉。此外，《介軒詩集》另有題為〈長安懷古〉之詩：「河岳終存故國非，數行陵陌對斜暉。舊時王氣埋秋草，暮雨年年思蝶飛」，頁 36。劉玉珺指出「《越音詩集》、《全越詩錄》均將此詩歸於無山翁陳光朝名下，且《越音詩集》此詩題為〈長江懷古〉」，氏著：〈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18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329。不過《摘艷詩集》以〈長安懷古〉為題，錄於阮忠彥名下，目前這兩首詩是否為阮忠彥的北使詩仍待確認，故本文不列入討論範圍。黃德良編：《摘艷詩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 VHv.2573），卷 2，頁 15。

¹⁴ 陳益源：〈范仲淹〈岳陽樓記〉對清代越南使節岳陽樓詩文的影響〉，《長江學術》2015 年第 1 期，頁 22。「在與岳陽樓有關的歷來研究中，越南使節們書寫的岳陽樓詩文卻無人注意。直到 2010 年《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公開出版」、「不過，沒有被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而還存在的越南使節岳陽樓詩文，仍有不少；即使《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有收，但因版本選擇的失誤，也可能遺漏重要詩文」，並舉出清代的越南使節潘清簡、范熙亮等人之作為例，其說注意到僅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收錄者為據，必然會產生的疏漏。在阮忠彥的北使詩中亦出現類似的狀況，如《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所收的 50 頁本《介軒詩集》，並未收錄阮忠彥的〈岳陽樓〉二首，但這兩首詩卻經常見於越南漢詩總集，如《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皇越詩選》、《明都詩選》皆曾選錄。

¹⁵ 滕蘭花：〈清代越南使臣眼中的伏波將軍馬援形象分析—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為視角〉，《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3 期（2013 年 5 月），頁 137-143。滕蘭花認為伏波廟是越南使節北使詩的重要主題，「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所收錄的 79 部著作當中，有 52 部著作均有題咏馬援的詩文作品或行程記錄，其中包括了 4 部著作是使臣出行路線圖，裡面均繪有所途經的廣西沿江分布之伏波廟。此套書共收錄 119 首（篇）與馬援有關詩文，所題咏的伏波廟、伏波灘即是越南諒山附近的鬼門關伏波廟以及廣西崇善縣伏波廟、新寧州伏波廟、南寧府城伏波廟、橫州烏蠻灘伏波廟、桂林伏波岩。其中，尤以越南諒山鬼門關和廣西橫州烏蠻灘伏波廟最受關注，寫橫州烏蠻灘伏波廟的詩文共 80 首（篇），寫越南諒山鬼門關的詩文有 10 首（篇）。」頁 139。由於《介軒詩集》未收阮忠彥〈伏波河〉，所以這首詩並未入前引文的統計與討論。

¹⁶ 彭丹華：〈越南使者咏柳宗元〉，《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3 期（2011 年 3 月），頁 29。「越南使者咏柳宗元詩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中共十首，均為清乾隆至光緒年間使清使者所作，且均作於去程。」由於《介軒詩集》未收阮忠彥〈柳侯廟〉，所以這首目前所見最

壁磯〉等詩作，阮忠彥都是目前所知最早參與這些名勝題寫的安南使節，卻因未收入《介軒詩集》，而較少受到關注。其三，雖然詩集卷首標註「北使諸作」，又有子注「公年二十六，奉往北使」，¹⁷卻仍收錄了許多非北使之作，如〈安子江中〉、〈安子山龍洞寺〉、〈傑特山〉、〈神符港口晚泊〉等。¹⁸由此，若僅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收錄的《介軒詩集》作為討論依據，恐怕不足以對阮忠彥的北使歷程及其北使詩提出有效的考察。

目前有關阮忠彥及其北使詩的研究，中越兩方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其中以阮泰燦（Nguyễn Tài Cẩn, 1926-2011）《阮忠彥詩歌與詩語言中的漢文》、劉玉琄〈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最具創發性。阮泰燦是越南著名的語言學家，出版於1998年的這本書可以說是最早深研阮忠彥詩之專著，雖然側重於其詩的語言表現，如押韻、詩體、用字、形式與漢字特色，不過也對現存的阮忠彥詩做了初步的梳理。¹⁹他注意到「《介軒詩集》中有38首阮忠彥詩，不知從何而來，連黎貴惇所編的《全越詩錄》都未收」，並推測「這38首詩可能是從不同版本的阮忠彥詩集中輯錄的」，²⁰以此強化《介軒詩集》可信度，²¹但也因此在討論

早的元代安南使節咏柳宗元之詩作，也未列於前引文的統計與討論。

¹⁷ 阮忠彥：《介軒詩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第1冊，頁5。

¹⁸ 姚建根：〈介軒詩集提要〉，收入阮忠彥：《介軒詩集》，頁4。「中間部分〈青蕨渡〉、〈棗營懷古〉等十餘首，據內容判斷為作者在越南時所作」，此說是合理的，不過〈青蕨渡〉、〈棗營懷古〉，除了《介軒詩集》外，未見於其他越南漢詩總集，又〈留別北城列台〉、〈珠橋遇雨〉二首、〈維先道中〉、〈登浴翠山〉、〈三疊山〉、〈觀巨慶有感〉、〈賦得千里驛亭逢苦雨〉、〈客中重九〉、〈永營有懷〉、〈秋江月泛〉、〈登程紀悶〉等，亦是如此，是否為阮忠彥詩作仍需進一步確認，至於本文所引的〈安子江中〉、〈安子山龍洞寺〉、〈傑特山〉、〈神符港口晚泊〉，從詩題中出現的地名，可知皆為其在安南所作，且都曾收錄於越南的重要漢詩總集，參見本文附錄一「《介軒詩集》與六種越南漢詩總集收錄之阮忠彥詩表列」。

¹⁹ 阮泰燦：《阮忠彥詩歌與詩語言中的漢文》（河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5-26。「15世紀收集到89首阮忠彥詩：潘孚先編的《越音詩集》（A.1925）輯有36首，黃德良編的《摘艷詩集》（VHv.2573）輯有22首，楊德良編的《精選諸家律詩》（A.574）輯有39首，其中《越音詩集》與《摘艷詩集》有8首相同的，所以總數是36+22+39-8=89。在18世紀又多收集到了38首：在黎貴惇的《全越詩錄》（A.1262/1），除了收入《精選諸家律詩》所輯的39首、《摘艷詩集》所輯的18首、《越音詩集》的33首，並沒有收集到新的詩篇。19世紀出版的《皇越詩選》也只選入重複的12首，只有在潘輝注編的《介軒詩集》有新的38首，而且是其他書籍都未曾見到過的。」

²⁰ 同前註，頁31-32。

中混入阮宗室北使詩，²²是較為可惜之處。至於劉玉珺則是由文獻學的角度，對《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收錄之編號 A.601 的 50 頁本進行考辨，不但釐清了編輯者的身分，²³並將 50 頁本收錄的詩作與阮宗室北使詩、四種越南漢詩總集加以比對，²⁴指出「縱覽《介軒詩集》全稿，可以斷定它並非源自潘輝溫本人所編輯的《介軒詩集》原稿，而是後人根據潘輝溫、黃平政（生卒年不詳）等人的序言而重新抄的一部詩集。詩集中除了收錄有阮忠彥的部分作品之外，還從阮宗室的北使詩集中抄錄了一部分」，²⁵雖然其「未能翻閱《介軒詩集》的另一個來源——《精選諸家詩律》」，²⁶但已提供了阮忠彥相關研究十分重要的助力。

其他如阮公黎（Nguyễn Công Lý）〈越南出使詩之面貌與阮忠彥的出使詩〉

²¹ 同前註，頁 26。「目前我們知道黎貴惇《全越詩錄》（A.1262/1）的可信度與真實度是高於潘輝注編的《介軒詩稿全帙》或稱《介軒詩集》（A.601），但經過思考後，仍決定以《介軒詩集》作為依據，原因為：1. 本書是阮忠彥的專集，有序文與詳細的生平介紹，然而，阮忠彥在《全越詩錄》（A.1262/1）只是一位有作品收錄的作者而已。2. 潘輝注編輯的《介軒詩集》發現了 38 首新的詩歌，這些詩作內容很有價值，所以我們不排除潘輝注的發現有可能是真實的，例如詩中提到阮忠彥經行之地或為官的時間都符合歷史記載。」由上可知，阮泰燦是確知《介軒詩集》的可信度遠不如《全越詩錄》，但在專集與 38 首未見他處的新詩之考量下，仍決定以其為據。

²² 阮泰燦：《阮忠彥詩歌與詩語言中的漢文》，在附錄將《介軒詩集》中的 53 首阮忠彥詩以越南文進行翻譯與校箋，其中〈荊南晴望〉、〈采石懷青蓮〉、〈赤壁懷古〉、〈旅次憶諸兒〉、〈春城遊玩〉，即為阮宗室的北使詩。分見頁 196、202、208、239、273。在正文中有關押韻的量化統計與詩歌分析也都將《介軒詩集》誤收的阮宗室之作納入討論範圍。

²³ 劉玉珺：〈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頁 313。劉玉珺對潘輝注的生平進行考證，認為潘輝注有二人，編輯《介軒詩集》者，「生於景興十六年（1755），卒於景興四十七年（1786），義安省天祿縣收獲人。他原名潘輝注，字仲洋，號雅軒，後黎朝景興四十一年（1779）中進士後才改名為潘輝溫，字和甫，號止庵」。至於姚建根撰：〈介軒詩集提要〉，所提到的潘輝注（1782-1840），為《輞軒隨筆》作者，乃前者之侄，其曾指出《介軒詩集》是「僕先叔止庵公嘗總集而彙敘之，得八十餘首。」收入阮忠彥：《介軒詩集》，頁 4。此潘輝注又名潘輝浩，「字輝卿，號梅峰，山西國威府瑞奎社山邑人。」劉玉珺：〈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頁 314。可知改名潘輝溫的潘輝注才是《介軒詩集》真正的編輯者。

²⁴ 劉玉珺納入比對的阮宗室北使之作有阮翹、阮宗室《乾隆甲子使華叢詠》（A.1548）、阮宗室《使華叢詠集》（A.1552）、《旅行吟集》（AB.447）；越南漢詩總集有《越音詩集》、《摘艷集》、《全越詩錄》、《皇越詩選》四種。同前註，頁 307-329。

²⁵ 同前註，頁 328。

²⁶ 同前註，頁 321-322。

和范嶸嶸、郭志剛〈越南阮忠彥所著的《介軒詩集》初探〉亦注意到阮忠彥的北使詩，前者主要針對 13 首阮忠彥以湖南為主題的詩歌進行分析，認為這些詩作不但歌頌了湖南的歷史景點以及如普羅旺斯般迷人的風景，也表現出自己的鄉愁。²⁷ 後者則以《介軒詩集》為研究對象，探討阮忠彥對於唐宋詩的學習與模仿，也由此出發，考證其北使路線，然而，其討論不僅混入了大量的阮宗室北使詩，²⁸《介軒詩集》未收者，又不能充分掌握，如同劉玉珺所指出的「僅憑《介軒詩集》來研究阮忠彥的詩歌風格、對中國詩歌的模仿和接受，考證越南陳朝使臣的出使路線等，都造成了研究結果的不實」，²⁹可以發現，由於《介軒詩集》本身的訛誤與混亂，使得目前阮忠彥相關研究的有效性多受到質疑。

本文的研究將圍繞著阮忠彥的北使詩展開，也必然面對前行研究中出現的一個迫切性問題，那就是研究材料的進一步確認。由此，本文以《越音詩集》、《摘艷詩集》、《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皇越詩選》、《明都詩選》等六種越南漢詩總集，對《介軒詩集》輯錄的阮忠彥詩進行校勘與補遺，³⁰在此基礎

²⁷ 阮公黎：〈越南出使詩之面貌與阮忠彥的出使詩〉，《胡志明市立師範大學科學雜誌》第 49 號（2013 年 8 月），頁 95-109。此文就其所見之資料，估計阮忠彥北使詩總數為 53 首，都收錄於《介軒詩集》，其中以湖南為主題者共 13 首，分別是〈夜泊江陵城〉、〈湖南〉、〈湘江秋懷〉、〈岳陽樓〉二首、〈回雁峰〉、〈潭州熊湘驛〉、〈湘中即事〉、〈題岳麓寺〉、〈湘中送別〉、〈洞庭湖〉、〈荊南晴望〉、〈懷賈誼〉，這些詩作，除了〈湖南〉、〈岳陽樓〉二首，其餘十首皆見於《介軒詩集》，其中〈荊南晴望〉為阮宗室的北使詩。

²⁸ 范嶸嶸、郭志剛：〈越南阮忠彥所著《介軒詩集》初探〉，《晉中學院學報》第 34 卷第 1 期（2017 年 2 月），頁 96-101。此文表 1「對《介軒詩集》中詩歌體裁的統計」，將《介軒詩集》誤收的 24 首阮宗室北使詩皆列於其中。正文的第二節「《介軒詩集》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學習、借鑑與模仿」，作為分析例證的〈題岳武穆廟〉、〈赤壁懷古〉、〈題蘇東坡祠〉為阮宗室北使詩，第三節「出使路線考證」，更將〈遊龜山寺〉等 18 首的阮宗室北使詩，皆視為阮忠彥北使路線判定的佐證，這種誤用一定程度影響了其研究成果。

²⁹ 劉玉珺：〈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頁 329。

³⁰ 筆者 2016 年 6 月前往越南，在河內的漢喃研究院調閱與影印了館藏編號 A.601 的 50 頁本《介軒詩集》（抄本）、館藏編號 A.1295《越音詩集》（1729 年重刻本）、館藏編號 VHv.2573《摘艷詩集》（抄本）、館藏編號 A.574《精選諸家律詩》（抄本）、館藏編號 A.3200《全越詩錄》（抄本）、館藏編號 A.2171《明都詩選》（抄本），以及越南國家圖書館所藏的館藏編號 R.968《皇越詩選》（希文堂 1825 年刻本），即開始著手整理阮忠彥詩，一則將 50 頁本《介軒詩集》與前述六種越南漢詩總集收錄之阮忠彥詩進行交互比對，標出誤收者，補入未收之作，並呈現阮忠彥詩被選錄的狀況，成果參見本文附錄一的「《介軒詩集》與六種越南漢詩總集收錄之

上考察阮忠彥的北使詩。³¹希望兼顧兩個面向，一方面透過目前掌握的研究材料重新釐定阮忠彥的北使路線，雖然存詩「魚魯陶陰，多不可辨，其作之次第，亦無從考質」，³²明顯不足以揭示其全貌，然而已有許多重要線索可以探知陳朝北使路

阮忠彥詩表列」。二是對阮忠彥詩進行校勘與箋釋，作為本文討論的基礎。筆者 2020 年才取得劉玉珺 2019 年發表於《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18 輯的〈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喜見其亦注意到 50 頁本《介軒詩集》的缺失與誤收狀況，可以佐證本文對於《介軒詩集》評定，而其於該文中的「表二」將《介軒詩集》與四種越南漢詩總集進行對照，與本文附錄表列的差別在於：〈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著意在考論《介軒詩集》，所以僅列《介軒詩集》收錄的作品，本文則同時羅列《介軒詩集》未收者，在總集部分則多了《精選諸家律詩》、《明都詩選》兩種，其中《精選諸家律詩》不僅是《介軒詩集》的三種來源之一，亦是《全越詩錄》的主要參考文本。至於《明都詩選》為十九世紀裴汝惜編輯的漢詩總集，漢喃研究院有三個不完整的手抄本，分別是 A.2424、A2171 與 VHV.2392，本文所使用的 A2171 共兩卷，收錄陳黎二朝的詩作，阮忠彥的詩作在下卷，共 22 首。

³¹ 本文納入討論範圍的阮忠彥北使詩以附錄一的「《介軒詩集》與六種越南漢詩總集收錄之阮忠彥詩表列」為據，排除誤收、非北使之作以及僅見於單一文集者，合計 77 首。另外，現存的阮忠彥詩，50 頁本《介軒詩集》為極不穩定的抄本，而本文所列收錄其詩的越南漢詩總集，除了《越音詩集》與《皇越詩選》外，其餘亦屬抄本。田曉菲指出「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獨特性，而且，抄寫一部書也總是在一個特殊場合之下發生的」、「在抄本時代，一個抄寫者作為一個特別的讀者，可以積極主動、充滿自信地參與文本的再創造——哪怕這作品屬於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而抄本的這種時實性和隨機性，使得阮忠彥詩的異文比例相當大，包含詩題、字、詞甚至整句都出現異文。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8。本文在異文處理上，將以《全越詩錄》作為底本，因為這是收錄阮忠彥北使詩最多的越南漢詩總集，《介軒詩集》在排除誤收者、非北使之作與僅見於該集者之後，其北使詩的數量是不及《全越詩錄》的，且《全越詩錄》的文本明顯較《介軒詩集》穩定通順，以〈鄒板店〉為例，《介軒詩集》所錄者是「草野秋垂晚，柴門夜深正。千山寒月色，一枕故鄉心。病氣和風老，清猿隔岸吟。起來搔短髮，不受雪霜侵。」頁 25。《全越詩錄》則為「草館秋垂晚，柴門夜正深。千山寒月色，一枕故鄉心。病葉如風落，清猿隔岸吟。起來搔短髮，不管雪霜侵。」卷 2，頁 89；又如〈采石渡〉的尾聯，《介軒詩集》為「六朝興廢地，蠻觸獨長呼」，頁 30。《全越詩錄》：「六朝興廢地，攬轡獨長呼」，卷 2，頁 90；此外，《介軒詩集》有目無詩的〈大臨關小臨關〉，則可見於《全越詩錄》，卷 2，頁 89。這些例證都可以說明《全越詩錄》的文本確實較為穩定。由此，本文在討論阮忠彥北使詩時，《介軒詩集》輯錄者，若無異文，當以其為據，如有異文，則以《全越詩錄》為據，而《介軒詩集》未錄者，皆以《全越詩錄》為據，並以《越音詩集》、《摘艷詩集》、《精選諸家律詩》參校。

³² 潘輝注：〈彙集介軒詩稿全帙序〉，收入阮忠彥：《介軒詩集》，頁 6。

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本文更大的企圖是分析阮忠彥北使詩所展現的異域類型與書寫特色，前者著意檢視這位安南使節如何在移動中體認他所經驗的異域，後者則嘗試解讀其異域書寫獨具特色之處。³³藉由這些討論，或能對元代安南使節的北使詩有更深刻的觀照。

二、阮忠彥及其北使歷程

阮忠彥初名鵬，字邦直，號介軒，是安南陳朝著名的詩人，他出生於天施土黃（今越南興安恩施），³⁴母親為倡兒，然而出生傳說與神童之名，³⁵都誇耀著他的天才卓絕。事實上，除了漢詩獲得高度評價外，他也是歷事陳朝五代君主的賢臣、鉅儒與文章大家。³⁶

³³ 本文稱「異域」書寫，而不用「中國」書寫，著意在「中國」這一概念的複雜性，可指固定地理空間的歷史中國，如許倬雲：「忽必烈在中國建立元代，等於是自成格局，在他治下的漢地部分，可以稱為『中國』，他的朝代是中國列朝的一部分」許倬雲：《華夏論述：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頁175。〔元〕彭秋宇：〈南征〉：「秋風曾見秦師出，曉日今聞漢詔哀。中國有人終慕化，且看萬象樂春臺」，收入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8冊，頁273；〔元〕釋來復：〈送日本汝霖上人序〉：「扶桑沙門汝霖，自海外來游中國。」收入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卷57，頁158。這兩處的「中國」用法是一致的。另外，亦可指華夏天下觀的中心之國，如張崑將：〈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2卷第1期（2015年6月），頁171。「向來越南史書並未以『中國』稱呼過中國，慣以『北朝』或『北國』稱中國歷代各朝，或稱以『宋帝』、『漢帝』、『明帝』，或書為『元國』、『清』，多以朝代名稱中國，反倒是常見越南自稱『中國』」；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84-1986年），卷6，頁381。就有安南陳朝的陳國峻在擊退元軍後，於檄文中稱「汝等坐視主辱，曾不為憂，身嘗國恥，曾不為愧，為中國之將，侍立夷酋，而無忿心」，這裡的「中國」即為安南，「夷」則指蒙元，為了避免混淆與歧義，故本文以「異域」書寫取代「中國」書寫。

³⁴ 黎貴惇：〈阮忠彥小傳〉，收入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67。

³⁵ 同前註。「十二歲補太學生，英宗興隆十二年登黃甲，年方十六」，可知阮忠彥少年早慧；潘輝注：〈介軒跡歷記〉，收入阮忠彥：《介軒詩集》，頁9。「其母為倡兒，夢吞牛入腹，以陳重興己丑年生公。公生而穎悟夙成，少以文章名世，時號神童。」

³⁶ 本文稱阮忠彥為「鉅儒」、「文章大家」，乃用潘輝注之說，其於〈彙集介軒詩稿全帙序〉稱「介軒公，陳朝鉅儒也，以文章顯，尤工於詩。」收入阮忠彥：《介軒詩集》，頁5。至於歷事五朝與賢臣之說，則分見於裴輝壁編：《皇越詩選》（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希文堂1825

大慶元年（1314，元文宗延祐元年）十月，二十六歲的阮忠彥以正使的身分赴蒙元帝國報聘，³⁷次年返回安南。顯然，他將這次旅程視為一項重要的人生履歷，曾在詩中自誇「廿有四入諫官，廿有六燕京使」，³⁸可知他認為北使的經歷明顯讓其有別於當地的同僚。在現存的北使詩中可以看見他在行旅之際生發的詠嘆與種種沉思。由於這些詩多以地名命題，並不時可以看到描述行旅狀態的動詞如渡、宿、發、遊、遇、泊、登等，呈現其與所經之地的連結狀態，也就是說，透過詩題中的紀行元素，再加上季節的對照，或能協助我們重新釐定阮忠彥的北使路線。以下依照詩題所指示的地名，對阮忠彥此行的往返路線，加以說明。

（一）自大羅城出發至全州

詩題	地點	季節	出處
北使初渡瀘江	大羅城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摘艷詩集》、 《全越詩錄》、 《皇越詩選》、 《明都詩選》
北使宿丘溫驛	諒山	秋	《介軒詩集》、 《精選諸家律詩》、 《全越詩錄》
初發永平寨	諒山	秋	《精選諸家律詩》、 《全越詩錄》、 《皇越詩選》

年刻本，館藏編號 R.968），有〈阮忠彥小傳〉，稱其「歷事五朝。時有建日，累官大行遣，兼知樞密，壽八十二。」卷 2，頁 7；鄭永常：《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則指出阮忠彥「實為陳時不可多得的賢臣」，頁 112。

³⁷ 黎貴惇：〈阮忠彥小傳〉，收入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67。「大慶元年，充正使如元，年二十六。」

³⁸ 黎澄著，陳益源校點：《南翁夢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頁 24。「阮忠彥早有文名，頗自負。嘗有長篇詩，其略云：『介軒先生有廟廊器，茂齡已有吞牛志。年方十二太學生，纔登十六充廷試。二十有四入諫官，二十有六燕京使。』其自負矜伐如此。」

太平路	太平路	秋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包村	太平路	秋	《全越詩錄》、 《精選諸家律詩》
次橫州砧	橫州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伏波祠	橫州	不明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武盈洞	邕州	秋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皇越詩選》
邕州	邕州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邕州知事莫九皋 以本國黎大夫仁 傑所賜詩來示，因 賡韻	邕州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羅陽道中	邕州	秋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靜江府	靜江府	秋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靈州銀江驛	靜江府	秋	《介軒詩集》、 《全越詩錄》、 《皇越詩選》
遊湘山寺	全州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永州光連驛	永州	秋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明都詩選》
萬石亭	永州	秋	《介軒詩集》、 《摘艷詩集》、 《全越詩錄》
八十里灘	永州	不明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柳侯廟	柳州	不明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透過上表的詩題，可以大略勾勒出阮忠彥進入中國的路線，第一段使用交邕通道，然後由邕州（今廣西南寧）³⁹前往靜江府（又稱桂州，今廣西桂林）、全州（今廣西全州），再到永州（今湖南永州）。

蒙元時期中越之間的交通往來，有滇越通道、交邕通道與交廣海路三種，⁴⁰由大羅城（今越南河內）出發，渡過瀘水（今越南紅河），行經諒山（今越南諒山）、太平路（今廣西崇左）、橫州（今廣西南寧橫縣）至邕州，可知阮忠彥走的應為全程陸路的交邕通道，這是「忽必烈兩次出兵安南的軍事用道，也是蒙元對安南遣使最常使用的路線」。⁴¹當時「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站驛屯軍三百，鎮安巡邏」，⁴²沿著這條自安南國境延伸而來的蒙元驛路，⁴³行

³⁹ 潘輝注：《輶軒隨筆》，頁 14。「南寧，即古之邕州，風物繁衍，而地在兵衝，南北有事，即亦先被其害。」

⁴⁰ 張金蓮：〈略論元代的中越交通〉，《蘭州學刊》2006 年第 3 期，頁 42-44。

⁴¹ 李嘉瑜：〈《交州藁》中的安南書寫〉，《漢學研究》第 34 卷第 4 期（2016 年 12 月），頁 72。

⁴² [明]宋濂等著：《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09，頁 4644。此處的「驛」、「寨」指的是有元軍駐巡的官辦旅行設施。史衛民即稱「驛站為官方來往人員提供交通工具、休息場所和飲食服務。」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50。

⁴³ 在安南國境內修建驛路，其實就是將安南納入蒙元帝國的可控範圍之內，北使的安南使節既負有正式的政治任務，就具備使用蒙元驛路系統的正當性。蒙元帝國對驛路的建設，在中國歷代王朝無出其右者，如同杉山正明所指出的，「北起黑龍江及西伯利亞，南至越南、緬甸、西藏等東亞全境道路系統的整備，就目前所確認範圍內，是史上第一次。」杉山正明著，周

經丘溫驛（今越南諒山）、永平寨（今越南諒山東面丘驢）、⁴⁴貴良寨等驛寨，由詩中多次出現的「匆匆使節出京華，駐馬孤亭日未斜」、⁴⁵「我馬就陔隕，群岩不可陟」，⁴⁶可知馬匹是這段陸路驛程的主要交通工具，比較特別的是因山路難行，他在途中曾換乘驛站準備的坐轎，⁴⁷如「客身小轎任敲傾」。⁴⁸然而，不論乘轎騎馬，連結國境的驛路都是崎嶇且荒涼的，使詩人在無邊的秋日裡，觸目所及，都是「竹籬有菊秋垂晚，野戍無人月自明」、⁴⁹「狂風刮地捲征沙，野外全無一兩家」⁵⁰之類的風景。

由邕州到靜江府（今廣西桂林），基本上還是延續宋代安南使節所走的舊驛路，⁵¹到了全州，遊覽湘山寺之後，⁵²換走水路，於永州開始進入湘江水道，因為「湘江發源於廣西境內，全長近兩千華里，流至湘陰匯入洞庭湖，自南而北貫通湖南全境。湘江（以及洞庭湖）的地理形勢使之成為古代、近代中越之間最重要

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廣場出版，2012年），頁145。

⁴⁴ 永平寨在宋代開始，就位居交通要紐，蒙元時期延伸至安南境內的驛路，就以永平寨連結邕州與安南的大羅城，張金蓮：〈古代中越道路發展變遷的社會影響因素〉，《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頁98。張金蓮對永平寨的歷史有所說明，「宋元時期，桂越邊境的永平寨（在今越南諒山東南祿平附近，一說在越南諒山附近丘驢）是廣西進入安南的主要關口。元末，安南趁中原大亂，侵占永平寨，後又將永平寨并入祿州（治今越南祿平），永平寨在中越道路歷史上就此消失。」

⁴⁵ 阮忠彥：〈初渡瀘水〉，《介軒詩集》，頁21。

⁴⁶ 阮忠彥：〈貴良寨〉，《介軒詩集》，頁22-23。

⁴⁷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頁258。史衛民指出蒙元時期驛站亦提供轎子作為交通工具，「轎子主要在山區使用，因為道路狹窄，馬匹、車輛不宜通行，用轎子則比較方便。臥轎是專為年老、體弱的人準備的，一般使臣只能乘坐轎。」

⁴⁸ 阮忠彥：〈武盈洞〉，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2。

⁴⁹ 同前註。

⁵⁰ 阮忠彥：〈羅陽道中〉，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5。

⁵¹ 廖寅：〈宋代安南使節廣西段所經路線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7卷第2期（2012年4月），頁97。廖寅提到宋代安南使節在廣西所經的路線，其中「永平寨至桂州（靜江府）段總計：約1797里，約28程，其中永平寨至邕州段驛道建程不完善，程數為非常程，邕州至桂州（靜江府）段1097里，明確記載常程約18程。」

⁵² 陳益源：〈清代越南使節於中國刻詩立碑之文獻記載〉，《中正漢學研究》第29期（2017年6月），頁176。「全州湘山寺是越南使節由廣西入關的必經之地。」

的一段國際交通線，北去的湘江為北行的越使天然地提供了最佳行旅方式」。⁵³阮忠彥詩中提及的「瀟湘東去水悠悠，多病投閒一葉舟」，⁵⁴描述的就是舟行之境，「閒」字則點出了這是相對陸路，更為平穩舒適的旅行方式。

(二) 自永州出發至武漢

詩題	地點	季節	出處
回鴈峰	衡陽	秋	《介軒詩集》、 《摘艷詩集》、 《全越詩錄》
湖南	衡陽	秋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皇越詩選》
潭州熊湘驛	潭州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明 都詩選
湘中即事	湘江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摘艷詩集》、 《全越詩錄》
湘江贈別	湘江	秋	《介軒詩集》、 《摘艷詩集》、 《全越詩錄》、 《明都詩選》
湘江秋懷	湘江	秋	《介軒詩集》、

⁵³ 詹志和：〈越南北使漢詩與中國湖湘文化〉，《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6期（2011年12月），頁147。

⁵⁴ 阮忠彥：〈光遵驛〉，《全越詩錄》，卷2，頁76。原題據《精選諸家律詩》，改「永州光連驛」，楊德顏編，梁如鵠批點：《精選諸家律詩》，卷1，頁18。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皇越詩選》、 《明都詩選》
題岳麓寺	長沙	秋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皇越詩選》
洞庭湖	洞庭湖	秋	《介軒詩集》、 《全越詩錄》
岳陽樓	岳陽	秋	《精選諸家律詩》、 《全越詩錄》、 《皇越詩選》、 《明都詩選》
荊門	荊門	秋	《越音詩集》、 《摘艷詩集》、 《全越詩錄》
黃鶴樓	武漢	不明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明都詩選》
大臨關小臨關	洞庭湖	不明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明都詩選》
懷賈誼	長沙	不明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黃州赤壁磯	黃州	不明	《精選諸家律詩》、 《全越詩錄》

由詩題可以發現，阮忠彥沿湘江北上，進入了湖南的範圍，經衡陽（今湖南

衡陽)、潭州(今湖南湘潭)、長沙(今湖南長沙),越過洞庭湖,然後循長江往北,經岳陽(今湖南岳陽)、荊門(今湖北荊門)到達武漢(今湖北武漢)。

從永州開始,洞庭湖以南,就是著名的瀟湘文化區域。⁵⁵阮忠彥行經此地,即稱「世途役役邇風埃,一到湖南俗眼開」,⁵⁶自河面望去,有「十里帆檣通舸艦,半江風雨簇樓臺」⁵⁷的都市型山水,顯然他對航行水上為數眾多的大型船舶,感到驚奇,而置身於秋雁、西風、草木凋零的秋日氛圍中,⁵⁸他同時也對「滿江煙浪湘妃怨,兩鬢風霜宋玉愁」,⁵⁹「鶴跡不來松歲老,妃魂猶在竹痕斑」⁶⁰的典型瀟湘景觀,極具敏感性。在這段水程,他不時停泊上岸,或遊覽沿途名勝,或因風雨靠岸夜泊,⁶¹〈湘江贈別〉寫的就是這種經驗:「數杯別酒驛亭邊,君上征鞍我上船。獨倚蓬山愁不語,一江湘水碧連天」。⁶²如果再仔細檢視他於舟行途中所寫的詩作,可以發現孤舟的意象出現極為頻繁,如「孤舟背日撐」,⁶³「江湖滿目孤舟在」,⁶⁴「衡陽日色上孤舟」,⁶⁵「日落孤舟畫角愁」,⁶⁶在這裡,「孤」顯然不

⁵⁵ 衣若芬:《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頁118。「以『瀟湘』而言,湘妃的堅貞愛情、屈原賈誼的流落失意、陶淵明桃花源的隱逸嚮往,以及玄真子張志和、船子和尚釋德誠等佛道思想,都在湖南的實質地理空間產生,共同匯集了『瀟湘』的文化脈絡,形塑其文化空間的性格。」

⁵⁶ 阮忠彥:〈湖南〉,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7。

⁵⁷ 同前註。

⁵⁸ 在本段旅程中,阮忠彥的北使詩中時見秋日意象,如阮忠彥:〈回鴈峰〉:「山頭回卻秋風雁,誰為傳書到嶺南。」《介軒詩集》,頁27;阮忠彥:〈荊門〉:「歡飲澆愁眠正熟,西風吹夢到荊門。」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92。其中「歡飲澆愁眠正熟」,據《摘艷詩集》改「伯」為「飲」,黃德良編:《摘艷詩集》,卷2,頁15;阮忠彥:〈湘江秋懷〉,「草木已凋零,他鄉尚客程。」《介軒詩集》,頁33。

⁵⁹ 阮忠彥:〈熊湘驛〉,《介軒詩集》,頁26。原題據《全越詩錄》,改「潭州熊湘驛」,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7。

⁶⁰ 阮忠彥:〈洞庭湖〉,《介軒詩集》,頁29。「妃魂猶在竹痕斑」,據《全越詩錄》,改「斑」為「班」。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8。

⁶¹ 阮忠彥:〈荊門〉,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92。「溪風溪雨作黃昏,夜泊東昌近酒村」,可知使船曾因風雨靠岸停泊。

⁶² 阮忠彥:〈湘中送別〉,《介軒詩集》,頁28。原題據《全越詩錄》,改「湘江贈別」。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94。

⁶³ 阮忠彥:〈湘江秋懷〉,《介軒詩集》,頁33。

⁶⁴ 阮忠彥:〈岳陽樓〉之一,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8。

是客觀的實況，⁶⁷而是個人情感的體驗與抒發，揭露詩人內心的不安與漂泊感。

(三) 自武昌出發至金陵

詩題	地點	季節	出處
湓浦琵琶亭	九江	秋	《介軒詩集》、《越音詩集》、《摘艷詩集》、《全越詩錄》、《明都詩選》
采石渡	采石	秋	《介軒詩集》、《越音詩集》、《全越詩錄》
夜泊金陵城	金陵	秋	《介軒詩集》、《越音詩集》、《摘艷詩集》、《全越詩錄》、《明都詩選》

依照詩題的連結，可知過武昌之後，阮忠彥沿長江順流而下，一路行經九江（今江西九江）、采石（今安徽馬鞍山），到達金陵（今南京）。

這段路程仍採水路，現存詩歌的寫作季節都是秋天，在長江之濱的琵琶亭，聽見的是「荻花風急夜漫漫，湓浦秋風傍枕寒」，⁶⁸到了采石渡，極目望去是「一水接蕪湖，風景愁猶在」，⁶⁹夜泊金陵，則為「人在扁舟月在河，洞庭秋興浩無

⁶⁵ 阮忠彥：〈熊湘驛〉，《介軒詩集》，頁 26。原題據《全越詩錄》，改「潭州熊湘驛」。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7。

⁶⁶ 阮忠彥：〈黃州赤壁磯〉，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0。

⁶⁷ 〔元〕宋褰：〈江上棹歌〉五首之五，《燕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212 冊，卷 8，頁 439。宋褰奉命伴安南使節還鄂，在采石舟中有詩稱「荻花蕭蕭江月明，十舟齊發棹歌聲。」可知孤舟不可能是使船的實況。

⁶⁸ 阮忠彥：〈湓浦琵琶亭〉，《介軒詩集》，頁 26。「湓浦秋聲傍枕寒」，據《全越詩錄》，改「聲」為「風」。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92。

⁶⁹ 阮忠彥：〈采石渡〉，《介軒詩集》，頁 26。又據《摘艷詩集》，「荻花」作「蘆花」。黃德良編：《摘艷詩集》，卷 2，頁 15。

涯」，⁷⁰可知詩人在舟行時遊目逞懷，所見盡是遼闊浩渺的江景。

（四）京杭大運河段—本段來回路線相同

詩題	地點	季節	出處
登揚州城（案：揚州）	揚州	秋	《介軒詩集》、 《全越詩錄》、 《摘艷詩集》、 《皇越詩選》、 《明都詩選》
揚州（案：揚州）	揚州	春	《精選諸家律詩》、 《全越詩錄》
沛邑歌風臺	徐州	不明	《介軒詩集》、 《越音詩集》、 《全越詩錄》

此段存詩不多，除了揚州（今江蘇揚州）、徐州（今江蘇徐州）外，其他地點都付之闕如。但仍可推判，阮忠彥是利用京杭大運河往返的。蒙元時期北起大都，經淮河、長江至杭州的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為當時南北水路交通的主要通道，這條運河「不只用來運輸物資，也供政府的上任官吏、出使人員使用」。⁷¹值得注意的是，阮忠彥北使詩中提及的兩個地點都和這條水網關係密切，其中揚州是長江與京杭大運河的交匯點，他於往返的春秋兩季都有詩紀行，如「八千餘里客，二十四橋秋」、⁷²「春融酒帘明花柳，月散歌樓促管絃」。⁷³徐州則為大運河的樞紐，對照元代宋褫（1294-1346）「館伴安南國使還鄂」，⁷⁴所謂的「日南使

⁷⁰ 阮忠彥：〈夜泊金陵城〉，《介軒詩集》，頁 26。「洞庭無秋興浩無涯」，據《全越詩錄》，予以刪改。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92。

⁷¹ 黨寶海：《蒙元驛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 年），頁 283。

⁷² 阮忠彥：〈登揚州城〉，《介軒詩集》，頁 31。

⁷³ 阮忠彥：〈揚州〉，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0。

⁷⁴ 〔元〕宋褫：〈夜下新安驛寄家〉詩題子注，《燕石集》，卷 8，頁 438。

人朝貢來，東觀校書遠送回」，⁷⁵也是走大運河，他夜宿的新安驛，在徐州南下的邳州（今江蘇邳州）水站附近，⁷⁶〈晚泊維揚驛〉寫的正是船泊揚州，⁷⁷然後由長江逆行至湖廣行省的駐地鄂州（今湖北武昌），⁷⁸這與明清時期安南使節北使時—「東線在武昌東折沿長江順流而下，經九江、安慶、南京至揚州，在揚州進入京杭大運河」，⁷⁹以及日本使節策彥周良（1501-1579）入明時經行的路線，⁸⁰大致是相符的。

（五）自邊境返回大羅城

詩題	地點	季節	出處
邊城春曉九首簡 諸同志	邊城	春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皇越詩選》、《明都詩選》
外親阮有素以詩 來訪賦此寄回	邊城	春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遣悶	邊城	春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公母山	公母山	春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

⁷⁵ 〔元〕宋褰：〈江上棹歌〉五首之一，《燕石集》，卷 8，頁 438。

⁷⁶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天下站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26。由大都出發，經徐州之後的水站是「徐州—水路由呂梁—邳州—卒河—宿遷—張思忠—耿舉沙—大清口至淮安。」

⁷⁷ 〔元〕宋褰：〈晚泊維揚驛〉二首，《燕石集》，卷 8，頁 438。

⁷⁸ 〔元〕宋褰：〈江上棹歌〉五首之一，《燕石集》，卷 8，頁 438。詩題子注「采石舟中作，以相長三年老且以慰使云」，又詩云：「長江無波風伯喜，不須銅鈿苦相催」，可知此行是由長江逆行，途經采石，送安南使節還鄂。

⁷⁹ 詹志和：〈越南北使漢詩與中國湖湘文化〉，頁 147。

⁸⁰ 夏應元、夏琅：《策彥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記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第二編，頁 13-157。文中曾針對策彥周良入明時所經的京杭大運河路線，進行實地考察，其中揚州、徐州都在其中。

聞聖旨召還有感	鬼門關	春	《精選諸家律詩》、《全越詩錄》、《明都詩選》
芙菴驛	芙菴縣	春	《介軒詩集》、《摘艷詩集》、《全越詩錄》、《明都詩選》
縷泉	鬼門關	不明	《介軒詩集》、《摘艷詩集》、《全越詩錄》

這段行程的存詩主要集中於兩國邊境，在越過邊界的公母山（今廣西寧明與越南交界），入安南國境，經鬼門關、芙菴驛，始達大羅城。從詩中的「畫亭東路春風軟，十里烟花送馬蹄」、⁸¹「山長江遠一征鞍，著腳瞿塘灩澦間」，⁸²可知走的是陸路。值得注意的是，有十餘首《介軒詩集》未收錄的北使詩，顯示阮忠彥曾在春日的回程滯留於異域邊城，如「洞賊溪蠻動起兵，三春行色滯邊城」、⁸³「異國春風清半枕，故人書信報平安」、⁸⁴「千里歸心馳魏闕，三春旅夢滯巖鰲」，⁸⁵對照《元史》於元祐二年（1315）二月所記的「辰、沅洞蠻吳千道為寇，敕調兵捕之」，⁸⁶可知使節團應該是受到兩江地區傜亂的波及，受困驛館，無法返國，因而有「驛使不來梅負約，家書難寄雁無情」、⁸⁷「回首神京遙日下，驚心旅館滯天涯」⁸⁸的感慨。這也是目前僅見蒙元時期安南使節捲入西南傜亂的記載。

⁸¹ 阮忠彥：〈芙菴驛〉，《介軒詩集》，頁 21。「畫亭東望春風軟」，據《全越詩錄》，改「望」為「路」。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91。

⁸² 阮忠彥：〈縷泉〉，《介軒詩集》，頁 22。「山長江繞一征鞍」，據《全越詩錄》，改「繞」為「遠」。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93。

⁸³ 阮忠彥：〈遣悶〉，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7。

⁸⁴ 阮忠彥：〈邊城春曉九首簡同志〉之一，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3。

⁸⁵ 阮忠彥：〈邊城春曉九首簡同志〉之八，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5。「三春旅夢滯巖鰲」，據《精選諸家律詩》，補缺字「巖」。楊德顏編，梁如鵠批點：《精選諸家律詩》，卷 1，頁 42。

⁸⁶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25，頁 568。

⁸⁷ 阮忠彥：〈遣悶〉，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7。

⁸⁸ 阮忠彥：〈上巳有懷〉，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5。

經由以上的討論，應能勾勒出阮忠彥北使的路線，此行全程使用蒙元帝國的驛路系統，含括水路與陸路。不過與蒙元使節出使安南所走的路線相較，有明顯的差異。以元初的陳孚（1259-1309）與元末的傅若金（1303-1342）為例，他們使越時，去程都未使用京杭大運河，而是走由大都出發，往南行的西線驛道，⁸⁹自湖廣行省由陸路驛路入安南。⁹⁰可以發現與元使相互對照，阮忠彥的北使路線大部分是平穩又和緩的水路。也曾於明命六年（1825，清宣宗道光五年）出使清朝的潘輝注，他對阮忠彥此行路線的評價是「水路歷東南一帶，人景繁華，涉歷安暢」，⁹¹相較於清代以陸路為主的「自漢口起早，過武陵關，入河南、經直隸，四十日間，風沙跋涉、使車殊屬勞苦，雖中土山河，備見古今遺跡，而晨夕馳驅，每懷靡及，何如風水安便上路上楊州耶」，⁹²可知阮忠彥所走的是相對安適的行程。由於蒙元時期「水路交通線主要用來運輸糧食和其他物資」，⁹³且使者在使用驛路時，必須走指定路線，不得任意改道，「即使出使外國的所謂『下番使臣』也不能不由正路，別繞郡邑」，⁹⁴所以讓北使的安南使節多用水路驛道，並且遍覽東南名勝，足見元廷對於安南使節的優遇。

三、阮忠彥北使詩中的異域類型

作為安南使節，同時也在詩中以旅行者的身分現身，阮忠彥離開熟悉的家園，

⁸⁹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天下站名》，頁124。自大都出發往南行的西線驛道為「大都—涿州—定興—白塔—保定—慶都—中山—新樂—真定—灤城—趙州—栢鄉—內丘—順德—臨洺—邯鄲—磁州—彰德—宜溝—淇州—衛輝—獲嘉—承恩—懷孟」，不過元使並未至懷孟，而是從衛輝度過黃河前往汴梁。到了汴梁之後，據《析津志輯佚·天下站名》，自汴梁往南的驛道為「汴梁—朱偃鎮—雀橋—鄆陵—屯溝—清水—新寨—上蔡—蔡州—左塚—真陽—銅鍾—羅山—臨崖—定遠—黃陂—金竹—麻城—漢津—桃花—平楚—周家山—陽羅—矮州—光州—黃州—蘭溪—蘄州—渡江—江州。」頁126-127。

⁹⁰ 默書民、閻秀萍：〈元代湖廣行省的站道研究〉，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2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01、98。文中指出「自湖廣行省東北端的鄂州路，直至西南地區的南寧路，設有縱貫全行省的陸路幹線站道」、「元代站道至南寧後，西南行可往安南。」

⁹¹ 潘輝注：《輞軒隨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11冊，頁95。

⁹² 同前註。

⁹³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頁248。

⁹⁴ 黨寶海：《蒙元驛站交通研究》，頁235。

穿越不同的界線與異域交遇，在他現存的北使詩中，至少包含兩種不同的異域類型，試分述於後：

（一）蠻荒的西南邊陲

跨越國界，安南使節最早進入的應是湖廣行省所轄的兩江地區，⁹⁵回程亦須行經此地。這個區域在宋代施行的是羈縻制度，蒙元時期開始建立土司制，「土官不僅通過接受朝廷授予的爵號、官職獲得統治土民的合法性，而且要承擔納稅、服役的義務，還要接受長期的監督和獎懲」，⁹⁶由於此區的地理位置既屬帝國又為邊陲，所以即使已被編整到以帝國為中心的政治體系之中，卻從未真正融入版圖。因此經常被視為文化上的蠻夷，⁹⁷如「邊郡視中州，遠王化，地重而多險」、⁹⁸「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⁹⁹都標示出其與華夏的區隔。

所謂華夏中心的天下觀，是以自身為圓心的輻射區，「四邊由中心向外不斷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華夏或者諸夏，第三圈是夷狄」、「地理空間越靠外緣，就越荒蕪，住在那裏的民族也就越野蠻，文明的等級也越低，叫做南蠻、北狄、西戎、東夷」，¹⁰⁰由此，兩江地區應是位居帝國邊陲的蠻夷，而安南則在邊陲之外更遙遠的南方，是與華夏文化聯繫更弱的蠻夷。蒙元使節陳孚的安南紀行詩稱「青草風吹毒霧腥，交州何在海溟溟。牂牁已恨天涯遠，又過

⁹⁵ 「兩江地方」，指的是今日廣西左江與右江流經的區域，在元代為湖廣行省所轄，參見王頌：〈元代兩江及其與安南的邊界爭端〉，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738。「李兒只吉氏朝湖廣行省領廣西兩江道宣慰司的西部，乃因鬱江支流『左江』、『右江』流經命名的『兩江地方』。」

⁹⁶ 鄭維寬：《歷代王朝治理廣西邊疆的策略研究—基於地緣政治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210。

⁹⁷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97。「邊疆及其以外地區在華夏王朝人士的認識中，只是概念性的，模糊的地帶。那裡的人群社會是落後的，表現好的時候，他們會朝貢中國，表現壞的時候，他們會侵邊搶掠。」

⁹⁸ 〔元〕傅若金著，史傑鵬、趙彧校點：〈送南寧路總管宋侯之官詩序〉，《傅若金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頁255。

⁹⁹ 〔明〕宋濂等著：〈烏古孫澤傳〉，《元史》，卷163，頁3834。

¹⁰⁰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7。

牂牁二十程」，¹⁰¹就是這種觀念的呈現，如果牂牁遠在天涯之外，交州無疑更加荒遠，也就不免有「交趾小蠻夷，去國將萬里。土產無異物，其人狀如鬼」、¹⁰²「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為城霧為域。瘴江如墨黃茅昏，羣蠻渡江江水渾」¹⁰³之議了。

那麼從安南的角度，將如何看待兩江地區與自身的定位呢？

在〈羅陽道中〉，阮忠彥清楚表述他所認知的西南邊陲：

狂風刮地捲征沙，野外全無一兩家。歷歷青山扶馬首，昏昏黃霧捲蘆花。
子由眼孔乾坤大，蘇武旄頭道路賒。回首神州雲萬里，轉蓬人世又天涯。¹⁰⁴

羅陽是邕州的羈縻縣，北使途中，行經此地，「狂風刮地捲征沙，野外全無一兩家」，開頭便就外在世界的蕭索荒涼切入，警醒其中可能的風險，並以「征」字點出漂泊的旅人身分。「歷歷青山扶馬首，昏昏黃霧捲蘆花」，更進一步的，阮忠彥將旅人放進了「青山」、「黃霧」、「蘆花」交織的圖景中，「歷歷」、「昏昏」俱是馬上行人的感官經驗。「子由眼孔乾坤大，蘇武旄頭道路賒」，此處借用兩則典故說明他個人對於旅程的評判，前句肯定此行所見，如蘇轍（1039-1112）貶謫南蠻，眼界大開；後句則憂前路漫長，如蘇武（140-60 B.C.）出使匈奴，似無盡頭。最後兩句以遠望懷鄉作結，藉由「轉蓬」再次強調旅途的漂泊，並以「神州」指涉安南。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看出，蘇轍貶謫南蠻的事例，讓邕州多了蠻荒的意涵，而蘇武出使匈奴的事典，則讓蒙元與北方胡族產生連結。而詩末所用的「神州」，這一語詞在傳統典籍中向來是用來指涉中國的，¹⁰⁵如「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¹⁰⁶但阮忠彥卻以「神州」作為安南的指稱。除此之外，安南陳朝也將「居

¹⁰¹ 〔元〕陳孚：〈過牂牁江〉，《陳剛中詩集》，收入楊訥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據《託跋廬叢刻》影印）第27冊，卷2，頁575。

¹⁰² 〔元〕楊載：〈劉將軍〉，收入楊鐮主編：《全元詩》第25冊，頁224。

¹⁰³ 〔元〕袁桷著，李軍、施賢明、張欣校點：〈安南行〉，《袁桷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頁109。

¹⁰⁴ 阮忠彥：〈羅陽道中〉，《全越詩錄》，卷2，頁75。

¹⁰⁵ 藍弘岳：〈「神州」、「中國」、「帝國」一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第22卷第3期（2011年9月），頁76。

¹⁰⁶ 〔宋〕辛棄疾著，鄭騫校注：〈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卷9，頁471。

天下之中』的中國觀念，據為己有。其實早在 13 世紀當蒙古入侵越南時，陳朝君主便呼其將領說：『汝等為中國之將，待立夷酋，而為忿心』，¹⁰⁷換言之，安南也擁有一套自己的中國論述，¹⁰⁸將自身定位為天下的中心，所以離安南這個中心越遠，就越荒蕪。加上兩江地區多為人煙稀少的山區，自然就被定位為邊陲地帶，只是此一邊陲是由安南這個文化圈輻射出去的。

另外，阮忠彥在描述邊陲地帶的景觀時，很少深入地表現該地的自然奇景，而多以「蠻」、「瘴」來表述，如「地僻蠻村少，山幽驛草深」、¹⁰⁹「幾處蠻家黃錯落，四圍山色碧縱橫」、¹¹⁰「瘴茅獵獵滿寒墟，一半邊山一半虛」、¹¹¹「瘴茅初重草如茵，獵獵東風拂塞塵」、¹¹²「眼高飛鳥斜陽外，身滯黃茅瘴霧間」等。¹¹³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形容詞彙在中國古典傳統中，多用於南方異域，且「不屬於美學的評價，而是一種文化的類別，書寫者把異域的景物放入文化的框架中，以『蠻』、『瘴』標示出不同於帝國的相異者，進而取代地景的描繪」。¹¹⁴可以發現阮忠彥在展示未開化南方的地方風情時，表面上似乎沿用漢詩慣用的詞彙，但其實已流露出其政治與文化的主體性，也就是說，他不甘居於蠻夷的位置，反而以安南中心的角度，呈現其異域體驗與文化優越。由此，阮忠彥北使詩中的兩江地區，從大都的政治中心來看，固然是極其邊陲的，然而，由安南的角度來看，這裡也是蠻荒的邊陲。

¹⁰⁷ 李焯然：〈越南史籍對「中國」及「華夷」觀念的詮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 期，頁 14。

¹⁰⁸ 張崑將：〈朝鮮與越南的中華意識比較〉，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臺北：臺大社科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7 年），頁 213。「朝鮮與越南均是近代以前中國最重要的兩個藩屬國，各自均曾被中國劃歸版圖，而在各自獨立後，往往擁有自己的『中華』或『中國』論述。」

¹⁰⁹ 阮忠彥：〈次橫州砧〉，《介軒詩集》，頁 33。

¹¹⁰ 阮忠彥：〈武盈洞〉，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2。

¹¹¹ 阮忠彥：〈包村〉，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1。

¹¹² 阮忠彥：〈黃麻站〉，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0。

¹¹³ 阮忠彥：〈公母山〉，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1。

¹¹⁴ 李嘉瑜：〈《交州藁》中的安南書寫〉，頁 83。

(二) 熟悉的文本世界

身為安南漢文學素養最高的菁英群體，阮忠彥肯定很早就大量閱讀過漢文典籍與詩歌，對於中原的文化與歷史掌故他早已瞭然於心，而北使之行則讓他得以見到唐宋詩文中描述過的風光，換言之，熟讀文本，讓他的每一步都在預料之中，彷彿是閱讀經驗的延續。

帶著這種固有的想像，阮忠彥在使途中不斷與文本世界進行交流，有置身古跡緬懷消逝的往昔者，如在「白樂天琵琶處」是「水上琵琶無處覓，一江明月滿琅玕」，¹¹⁵萬石亭為「豪傑舊遊無覓處，曲欄杆外數峯青」，¹¹⁶采石渡是「風景愁猶在，英雄事已無」，¹¹⁷於黃州赤壁則為「龍爭虎鬪成閒夢，水秀山明可勝遊」，¹¹⁸亦有在遊覽勝跡時，與不同時代留下的權威聲音互動者，比如〈黃鶴樓〉：

旅懷何處可消憂？黃鶴磯南一倚樓。夏口晚帆來別浦，漢陽晴樹隔滄州。
樓前歌管回翁醉，檻外烟波太白愁。猛拍欄杆還自傲，江山奇絕我茲遊。¹¹⁹

這一首詩的起句用「何處」形成疑問，次句作為回應，可知登臨黃鶴樓，足以讓旅途中的愁緒沉澱冷卻。接著，詩人回筆寫景，中間兩聯皆由「望」所得，「夏口晚帆來別浦，漢陽晴樹隔滄州」寫的是遠景，極目遠眺，夏口（今湖北武漢）的船隻在傍晚時分緩緩靠臨水岸，而水岸另一邊，則化用了崔顥（704-754）的「晴川歷歷漢陽樹」，¹²⁰向這首〈黃鶴樓〉名作致敬。「樓前歌管回翁醉，檻外烟波太白愁」寫的是近景，交代詩人置身的場景與情境，也引出了李白（701-762）到黃鶴樓，因「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的傳說。¹²¹最後兩句直

¹¹⁵ 阮忠彥：〈湓浦琵琶亭〉，《介軒詩集》，頁 26。

¹¹⁶ 阮忠彥：〈萬石亭〉，《介軒詩集》，頁 26。原作「豪傑舊遊無處覓」，據《全越詩錄》予以修改。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92。

¹¹⁷ 阮忠彥：〈采石渡〉，《介軒詩集》，頁 26。

¹¹⁸ 阮忠彥：〈黃州赤壁磯〉，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9。

¹¹⁹ 阮忠彥：〈黃鶴樓〉，《介軒詩集》，頁 29-30。

¹²⁰ 〔唐〕崔顥：〈黃鶴樓〉，收入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臺北：里仁書局，2004 年），卷 5，頁 544。

¹²¹ 〔元〕辛文房著，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卷 1，頁 29。

接道出他親身踏足文本世界的歡欣，藉由「猛拍欄杆」的動作，強調詩人激動、自傲的神態，「江山奇絕我茲遊」顯然出自蘇軾（1037-1101）的「茲遊奇絕冠平生」，¹²²代表他對眼前風景的高度肯定。事實上，在這首詩中可以看到阮忠彥渴望與來過這裡，並佔有一席之地文化名人有所互動，他把他們的聲音與傳說都銘刻在自己的詩裡。而藉由這些詩語和典故的靈活化用，亦可以顯示阮忠彥對於唐宋詩庫的熟稔。

這種與文本的互動，也出現在他的〈岳陽樓〉之一：

猛拍欄杆一朗吟，淒然感古又懷今。山浮鰲背蓬宮杳，水接龍堆海藏深。
景物莫窮千萬態，人生能得幾登臨。江湖滿目孤舟在，獨把先憂後樂心。¹²³

對阮忠彥而言，岳陽樓不僅是吸引著一代代文人詠嘆的勝跡，更重要的意義應該來自范仲淹（989-1052）的〈岳陽樓記〉。¹²⁴在這首詩中，可以看到他試圖將自己的登臨體驗與這篇經典文本連結在一起。「猛拍欄杆一朗吟，淒然感古又懷今」，開頭兩句寫自身就站在〈岳陽樓記〉述及的高樓之上，朗吟著熟悉的文本，當文本中的世界，轉換成實有的風景時，「猛拍欄杆」顯示他內心的激動，他必然也重溫了銘刻於樓閣中的「唐賢今人詩賦」，¹²⁵消逝的名人與他們留下的聲音，讓他領略到一種感古傷今的愴然情懷。「山浮鰲背蓬宮杳，水接龍堆海藏深」，這兩句則是描述眼前所見的景物，岳陽樓俯瞰洞庭湖，所謂的「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¹²⁶不過阮忠彥卻透過意象的經營，把海洋神話的色彩嵌入遼闊無際的湖景中。¹²⁷「景物莫窮千萬態，人生能得幾登臨」，前句呼應著岳陽樓周遭「朝

¹²² [宋]蘇軾：〈六月二十日渡海〉，《東坡全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卷25，頁126。

¹²³ 阮忠彥：〈岳陽樓〉之一，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8。

¹²⁴ [宋]范仲淹：〈岳陽樓記〉，《范文正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7，頁95。

¹²⁵ 同前註。「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

¹²⁶ 同前註。

¹²⁷ 「山浮鰲背」用的是蓬萊神話中巨鰲負神山的典故，高莉芬：〈蓬萊神話的海洋思維及其宇宙觀〉，《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49。「在《楚辭·天問》、《列子·湯問》、《列仙傳》中所記載『巨鰲負山』的神話，即屬於龜馱大地、龜馱島嶼此一世界性創世神話中『大地潛水者』母題在中國的生成形式之一」，

暉夕陰，氣象萬千」¹²⁸的景物變化，後句則直指自己登臨此樓，睹物興懷，實為人生難得的體驗。「江湖滿目孤舟在，獨把先憂後樂心」，最後兩句收束於范仲淹所強調的「古仁人之心」，勉勵自己即使「處江湖之遠」，命運如孤舟漂泊，¹²⁹仍要堅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¹³⁰可以發現，〈岳陽樓記〉在這首詩中幾乎無所不在。然而，題寫岳陽樓的經典文本為數眾多，方回（1227-1307）就曾指出「岳陽樓天下壯觀，孟、杜二詩盡之矣」，¹³¹事實上，「孟浩然和杜甫的詩作就赫然題寫在岳陽樓正堂的東西牆上，人所共見」，¹³²阮忠彥卻只回應了作者不在場的〈岳陽樓記〉。也就是說，當這位安南使節儀式般朗吟、登高、遠眺與書寫時，他所嚮往的恐怕更多是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儒者襟懷，而不僅是物質存在的黃鶴樓。

值得注意的是，當阮忠彥帶著既有的認知，親身體現文本與實有世界交會的奇異經驗時，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作客在外的人，無論多麼具有吸引力的人文與自然景觀都是「八千餘里客」的「異國逢佳景」，¹³³在廣為人知的名作〈歸興〉中，他這樣表述：

可知此一神話原就具有海洋性質。「海藏」則指龍樹菩薩至龍宮說法，見龍宮所藏《楞嚴經》，乃默誦傳之，後借指大海龍宮寶藏，〔唐〕李德裕：〈贈圓明上人〉「龍樹雙經海藏中」即用此典。收入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卷475，頁5369。由此，可知阮忠彥在頷聯中刻意選用具有海洋神話色彩的意象，儼然有以海喻湖之意。至於「龍堆」則出自杜甫（712-770）「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楊倫（1747-1803）引《一統志》，注云：「金沙洲在洞庭湖中，一名龍堆。」〔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過洞庭湖〉，《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2000年），卷20，頁1029。

¹²⁸ 〔宋〕范仲淹：〈岳陽樓記〉，《范文正公集》，卷7，頁95。

¹²⁹ 孤舟的意象在這裡應有與漂泊命運連結的寓意，與杜甫〈登岳陽樓〉「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用法相同。葉嘉瑩認為舟船的形象，「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就有著一種喻象的語碼作用。像中國成語中所常說的『逆水行舟』、『同舟共濟』、『風雨孤舟』等，就都是以舟船來喻示人生處境的種種喻象。」引文分別參見〔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登岳陽樓〉，《杜詩鏡銓》，卷19，頁952；葉嘉瑩：〈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收入葉嘉瑩、陳邦炎撰：《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頁185。

¹³⁰ 〔宋〕范仲淹：〈岳陽樓記〉，《范文正公集》，卷7，頁95。

¹³¹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6。

¹³² 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北京：三聯書店，2020年），頁144。

¹³³ 阮忠彥：〈登揚州城〉，《介軒詩集》，頁31。案：「楊」，應為「揚」之誤。

老桑葉落蠶方盡，早稻花香蟹正肥。見說在家貧亦好，江南雖樂不如歸。¹³⁴

這首詩從詩人當前所在的空間寫起，首句點出季節，用「老」、「落」、「盡」等意含深重的字眼形容秋季蕭瑟的物象，次句轉寫秋收的美好，早稻新成、花香浮動，「蟹正肥」無疑暗示著物阜民豐。第三句轉為抒情，「見說在家貧亦好」，化用了戎昱（744-800）的「在家貧亦好」，¹³⁵說得平淡無奇，卻飽含客途的思愁，相比於江南的富饒，安南縱使清貧，卻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所在，也就有了「江南雖樂不如歸」的選擇。其他如「草木已凋零，他鄉尚客程」、¹³⁶「百歲能堪幾別離，異鄉久客未成歸」、¹³⁷「夢魂不管煙波隔，一夜東風吹到家」等，¹³⁸都是相同的呈現。換言之，熟悉的文本會引出讀者的渴望，帶領他去探索實體世界與文化，然而，在這不斷移動的異域旅程裡，阮忠彥對於家園的情感依附卻越來越深，因為「離開『旅行』與『異鄉』的概念，『家園』就會變得毫無意義」，¹³⁹也就是說，負有政治任務的遊歷與不得不跨越的國土界限，都讓他與家園的連結更加緊密。

四、阮忠彥北使詩異域書寫之特色

阮忠彥的北使詩是以漢詩來組織異域的他者與知識，表述工具的選擇，使他在書寫的過程中，必然要進入漢詩的歷史文化迴廊，因為「這個文體傳統累積了世代的讀/寫經驗，提供作者印證、闡發與擴大個別經驗的機會」。¹⁴⁰然而，這個言說主體卻又代表著具有自我國家意識與文化認同之政權，獨特的發聲位置，是否能讓其北使詩在受制於既有書寫框架的同時，也能見到不同的展演方式，這是以下本文所欲探索的重點。

¹³⁴ 阮忠彥：〈歸興〉，《介軒詩集》，頁 33。

¹³⁵ [唐] 戎昱：〈長安秋夕〉，收入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270，頁 3008。

¹³⁶ 阮忠彥：〈湘江秋懷〉，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9。

¹³⁷ 阮忠彥：〈思歸〉，《介軒詩集》，頁 32。

¹³⁸ 阮忠彥：〈泊陵城磯〉，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92。

¹³⁹ 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頁 151。

¹⁴⁰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頁 193。

(一) 挪借與改寫胡漢語彙

胡漢語彙在古典詩歌中大量出現，應與邊塞詩有密切關係，如王文進所指稱的，從南朝邊塞詩開始，「絕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定位在漢代伐胡的時間軸線上，相對地牽帶以漢代長安為重鎮而推演出去的邊塞沙場，以及漢代君王邊將的征戰事蹟」，¹⁴¹胡、漢對舉因而成為其固定的書寫模式之一，在此，「胡」大多泛指中原北方的異族。¹⁴²

事實上，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原各國就與北方異族有頻繁的接觸與衝突，尤其漢武帝到東漢末，在軍事策略上著意用兵於外，征伐四方，如武帝在輪臺之詔所言的「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¹⁴³百姓更是飽受征戰與徭役之苦，「胡」因而成為官方到民間普遍敵視的對象，所以「漢墓或祠堂中出現的胡漢戰爭圖，幾無例外，都是在表現漢人如何擊敗胡人，贏得勝利；獻俘圖則在彰顯勝利的成果」。¹⁴⁴另外，兩漢「傳世與出土銅鏡中有『某某作竟（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服（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這類銘文的，多達近七十件」。¹⁴⁵邢義田和林巳奈夫都認為這些「反映飽受邊患和徭役之苦的華夏之人對戰勝胡人，天下太平，得免於徭役的普遍期望」，¹⁴⁶也就是說，在漢代的文化語境中，對於「胡」明顯抱持著強烈排斥的心態，認為只有透過消滅或平服，才能停止「胡」帶來的殺戮與掠奪，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寧。

然而，前述南朝邊塞詩中錯置的時空思維，除了「本質上是南朝士人渡江以

¹⁴¹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243-244。

¹⁴²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象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9月），頁25-26。「春秋以前，中國古代文獻主要以戎、夷、蠻、狄稱述非華夏的民族，戰國以後，新名稱『胡』逐漸取而代之」、「一般相信一個主要的變化是大約在西元前八、七到三世紀間，華夏西北及北方的一些民族或部落（不論白種或黃種），從狩獵或亦農亦牧，轉而採取了以騎射游牧為主的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民族或部落依中國文獻的記載主要有東胡、樓煩、林胡、義渠、月氏和匈奴等。」

¹⁴³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西域傳〉，《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96下，頁1200。

¹⁴⁴ 邢義田：〈漢代畫象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頁92。

¹⁴⁵ 同前註，頁94。

¹⁴⁶ 同前註，頁93。

來對中原歷史的懸念及對大漢聲威情感投射外」，¹⁴⁷亦可能是當時南北正統之爭的一環。「南朝政權，特別是梁武帝長期和平的統治之下，致力於『文』的建設，使自己區別也優於被他們蔑稱為『虜』的北方王朝」、「北人也在極力強調自己作為中原漢文化繼承者的正統地位」。¹⁴⁸換言之，在這場雙方都具有一定程度正統王朝資格的抗爭中，¹⁴⁹南朝邊塞詩中的胡、漢對舉，「胡」就不僅是單純的蔑稱，也蘊含了「胡虜殄滅天下服」的意涵，以此否定佔有中原的北方政權所具有的正統性。

當我們檢視阮忠彥的北使詩時，可以發現他不但頻繁的使用胡漢語彙，而且經常將時空予以錯置，如寫於北使前夕的〈賀登極〉：

天開地闢久清夷，北戍清歌靜采薇。五帝三皇傳鳳曆，九州四海仰龍飛。
蓬山曉日光黃道，化國春風舞翠旗。此去胡塵如掃盡，岩廊無事再垂衣。¹⁵⁰

這首詩是慶賀安南王登基所作，陳英宗（1276-1320）在 1314 年禪位給太子，並以阮忠彥為正使通報蒙元。可以發現，就阮忠彥而言，安南所繼承的是儒家聖王的道統，所以說「五帝三皇傳鳳曆，九州四海仰龍飛」，前者將安南置於「三皇五帝」等文化英雄開創的人文世界中，¹⁵¹傳承其曆數正朔，後者則以「九州四海」涵蓋

¹⁴⁷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頁 250。

¹⁴⁸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80。

¹⁴⁹ 在北魏統一華北之後，就已經成為具有正統性的「北朝」，孝文帝拓跋宏（467-499）的漢化，使北方在軍事優勢外，亦具備文化自信，如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376。「北魏洛陽時期不僅成為魏晉南北朝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並使得北魏鮮卑政權與南朝漢家的齊、梁政權正式進入政權正統與文化正統之爭。」

¹⁵⁰ 阮忠彥：〈賀登極〉，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0。

¹⁵¹ 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頁 353。廖宜方認為在朱熹的道統論述中，三皇五帝等聖王不但是華夏世界最早的統治者，也是道統的起源，如「對吳澄和其他受朱熹影響的儒士而言，三皇是最早將宇宙真理的『道』體現在人世的聖人」、「這些奧秘最早是在文明之初由伏羲發現，並運用八卦這套符碼加以展現，據此制定了人世的秩序。伏羲將他掌握的真理傳遞給後來的統治者，依序是神農（炎帝）和黃帝等王者和哲人，形成了『道統』。」又陳玉添著，武梅白雪、阮玉詩、陳維康等譯：《探索越南本色：從系統及類型論的視角》（臺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2019 年），頁 437。「至 1070

華夏文明所及的江山，¹⁵²此時皆服膺當今的王者。至於開頭兩句，則是描述安南自開天闢地以來就是清和美好的太平之地，而〈采薇〉似乎預示著即將到來的使途是艱辛難測的。「蓬山曉日光黃道，化國春風舞翠旗」，這兩句則盛讚了安南自然與人文之美。「此去胡塵如掃盡，岩廊無事再垂衣」，最後兩句便是阮忠彥個人對於此行的期許，希冀他的北使能為安南掃盡「胡塵」，讓朝廷承續上古聖王之道，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¹⁵³在此，「胡塵」所指涉意義，應不僅是北地的物象，因為其與胡族之間向來具有固定的類比關係，如「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胡塵欲滅時」。¹⁵⁴換言之，當阮忠彥將安南的過去依附在華夏文化架構的同時，他也創造了一種想像中的文化正統，讓統治中原的蒙元帝國反而成了野蠻的北方異族。

在北使詩中，這類的語彙出現的更加頻繁，比如〈初發永平寨〉：

王事匆忙敢憚勞，曉風吹露潑征袍。斗南宮闕貼天近，漠北關山過嶺高。
獵獵漢騎凌草莽，蕭蕭胡馬戛弓刀。早知世路多艱險，自負平生耐得勞。¹⁵⁵

這一首詩完全由使節角度入手，並以此收筆。「王事匆忙敢憚勞，曉風吹露潑征袍」，這兩句強調使節的勞苦，因為屬於「王事」，所以不管多艱苦都無所畏懼，曉風與露水的意象則暗示兼程趕路的苦境。「斗南宮闕貼天近」以下四句，用對仗形式，標示詩人所經驗的空間移動，其中「斗南」、「漢騎」意為安南，「漠北」、「胡馬」代指中土與蒙元。「早知世路多艱險，自負平生耐得勞」，最後兩句則表露自己對於使節責任的承擔。值得注意的是，阮忠彥在這首詩中挪借了邊塞詩慣用的

年，李朝在升龍京城建立文廟祭祀周公、孔子，儒教才為越南所正式接受。因此在越南，儒教是宋儒（越南的李朝對應於宋朝時期）而非漢儒、唐儒，也非後來的明儒、清儒。」由此，安南所接受的儒學應是受到南宋官方認可，又被蒙元王朝納為儒學正統的朱熹學說。

¹⁵² 唐曉峰：「九州的觀念意義更在於其整體範圍的性質，是『禹迹』，是華夏」，而「禹之迹，就是大禹平糞治理的地方，經過大禹治理的地方就是文明之區，有別於蠻夷之地」，那麼這裡所指的「九州四海」無疑就是文明所及之地。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引文分見頁 229、214。

¹⁵³ 周振甫譯注：〈繫辭下〉，《周易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卷 8，頁 443。

¹⁵⁴ 〔唐〕岑參著，廖立箋注：〈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 5，頁 720。

¹⁵⁵ 阮忠彥：〈初發永平寨〉，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2。

意象與語彙，當他以「漠北」、「胡馬」構築遙遠的北地時，也同時把「傳聲漠北單于破」、¹⁵⁶「不教胡馬度陰山」¹⁵⁷等胡漢對立的情境引入詩中，而以「漢騎」指稱自身，並言「斗南宮闕貼天近」，明顯以文化正統自居。具體說來，此處的挪借，決非單純的襲用邊塞詩的時空架構——「在時間上將自己投身於漢代」，¹⁵⁸把現實地理中即將前往的中原，置於漠北塞外，更重要的是雙方文化身分的錯位，蒙元帝國被定義為「胡」，而向來被漢語文獻貼上「箕踞椎髻」、¹⁵⁹「斷髮紋身」¹⁶⁰等非我族類標籤的安南，則自認為「漢」，顯然的，對蒙元及其文化，阮忠彥是抱持著優越感與鄙視心態的。

除了「漢」之外，阮忠彥在北使詩中，也常以「越」來指稱安南，如「江山有限分南北，胡越同風各弟兄」、¹⁶¹「胡越一家今日事，邊民從此樂桑耕」，¹⁶²但始終稱蒙元為「胡」，甚至使用帶有輕蔑意味的「虜庭」，如「虜庭不作南征計，忍使蘇郎白髮還」。¹⁶³在此，必須辨明的是蒙元王朝的特殊性，根據蕭啟慶的說法，「忽必烈立國中原，建立元朝後，其政權已具有中原王朝性格。但是元朝仍為蒙古世界帝國的宗主，其統治中原的方式亦帶有強烈的征服政權的色彩」。¹⁶⁴換言之，來自北亞草原的征服者即使入主中原，一統華夏，但政權性格使其無法全盤採用漢法，又必須施行蒙古人的少數統治，所以在征服王朝中，「蒙古人與漢

¹⁵⁶ 〔唐〕張仲素：〈塞下曲〉五首之二，收入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367，頁 4138。

¹⁵⁷ 〔唐〕王昌齡：〈出塞〉二首之一，收入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143，頁 1444。

¹⁵⁸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頁 175。

¹⁵⁹ 〔漢〕王充著，張宗祥校注：《論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3，頁 297。「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

¹⁶⁰ 〔戰國〕莊周：〈逍遙遊〉，《莊子》（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頁 25。「越人斷髮紋身。」

¹⁶¹ 阮忠彥：〈北使宿丘溫驛〉，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0。

¹⁶² 阮忠彥：〈太平路〉，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71-72。

¹⁶³ 阮忠彥：〈聞聖旨召還有感〉，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2，頁 88。

¹⁶⁴ 蕭啟慶：《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 年），頁 39。此外，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臺北：八旗文化，2014 年），頁 117。杉山正明：「所謂『大元』，是取自中國經書之《易經》中的『大哉乾元』。所謂『乾元』，意指『宇宙、萬物之源』。從中可以窺見忽必烈在蒙古帝國架構之上，將親手實現再統合的『中國』置於新國家構想主軸的想法。其目標在於同時承繼以蒙古為頂點的遊牧國家傳統，以及歷代中華王朝所累積下來的遺產，集兩者成萬物『大元』之國家。」可知蒙元帝國既是蒙古國家，也是中原王朝。

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對中原傳統尊崇最少」。¹⁶⁵然而，這並不能否定其統治的正當性，事實上，「雖然元朝族群鴻溝並未消失，大多數儒士卻已尊奉元朝為正統王朝」，¹⁶⁶因為蒙元政權的確是當時中華世界的主體，而且元儒普遍認為只要能行漢法（即使非全面），就繼承了歷代帝王的正統。

透過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到阮忠彥在北使詩中刻意挪借與改寫胡漢語彙，藉此抗拒領有中華世界的蒙元政權。這是因為他自負繼承了文化正統的安南，於儒家階層式的天下秩序中，應該比胡族建立的蒙元王朝更能銜接華夏傳統的禮儀之邦，卻因對方軍事上的強勢，陷入不得不向其朝貢的困境。這種被威逼的屈辱與恐懼，讓阮忠彥在北使詩中始終以「胡」、「虜庭」等蔑稱來指涉蒙元，並以「漠北」代指中原。由此，他雖無法如南朝邊塞詩那樣否定北方政權的正當性，卻可以展現安南的文化地位實質上是高於對方的。值得注意的是，此種用法甚少出現在安南使節的北使詩中，儘管從陳朝開始，自認與華夏同源異流、「『各帝其國』的記載經常出現於越南史書」，¹⁶⁷但北使的使節則不然，仍舊「例稱明朝或清朝為『中國』、『中州』，且展現高度認同『中華』的文化」，¹⁶⁸在同樣屬於征服王朝的清帝國時期，可以看到安南使節稱北使之地為「中土」、¹⁶⁹「華畿」¹⁷⁰，認同滿清是「天朝」、¹⁷¹「上國」。¹⁷²又如後黎朝阮宗室北使詩中的「斗南

¹⁶⁵ 蕭啟慶：《元朝史新論》，頁 101。

¹⁶⁶ 同前註，頁 123-124。

¹⁶⁷ 張崑將：〈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頁 174。

¹⁶⁸ 同前註，頁 179。

¹⁶⁹ 潘輝注：《輶軒隨筆》，頁 95。「雖中土山河，備見古今遺跡。」

¹⁷⁰ 武輝班：〈客館書懷〉，《華程詩》，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5 冊，頁 331。「觀光有幸到華畿，館例偏教客興糜。」

¹⁷¹ 阮公沅：〈天朝欽差官甯與阮使公坐船上相唱和〉，《往北使詩》，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2 冊，頁 26；阮宗室：〈元旦早起朗吟一律〉子注，《使華叢詠集》，頁 260。「天朝設翰林院，有所中是選者，並於院裡居住。」

¹⁷² 胡士棟：〈遊湘江寺塔〉，《花程遺興》，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6 冊，頁 16。「上國禪林誰第一？粵天之北楚之南」；潘輝益：〈過燕京〉，《星槎紀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

宮闕回頭近，漢北關山引步高」，¹⁷³明顯化用阮忠彥的「斗南宮闕貼天近，漠北關山過嶺高」，卻將「漠北」改成「漢北」，這些例證無疑更突顯了阮忠彥北使詩中胡漢語彙運用的特殊性。

(二) 建構儒家價值的神聖地景

安南陳朝是佛教、儒教、道教「三教同歸」的，¹⁷⁴當時「儒教在朝廷中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力量。不過，此力量在上流社會中仍未達到壓倒性優勢；儒教在社會中的影響仍不深入」。¹⁷⁵也就是說，儒學雖被視為治理國家、彰顯王權正統性的選項，卻未取得絕對的優勢，因為佛教在朝廷與民間始終擁有強大的影響力，¹⁷⁶所以「在陳朝統治期間，儒家與佛教有關安邦治國之術的理念做法時而摻雜糾結，時而相互競爭」。¹⁷⁷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佛教在安南社會的普及化，儒學明顯帶有菁英屬性，屬於「一個有限的階層小圈。因為讀書本來就不具有普遍性，

版社，2010年）第6冊，頁229。「上國繁華都會處，熙朝聲教肇培餘」；阮促：〈過冷水泉〉，《華程消遣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冊，頁175。「雖然壯志寧懷土，上國河山足勝遊」；阮攸：〈舟行即事〉，《北行裸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冊，頁20。「為憐上國風光好，關鎖鄉情未放歸。」

¹⁷³ 阮宗奎：〈南關晚度〉，《使華叢詠集》，頁151。

¹⁷⁴ 此點已獲得學者普遍認同，如耿慧玲：〈佛耶？儒耶？儒學在安南陳朝的困境〉，收入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越南》（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5年），頁63。「越南的宗教一直都有儒、釋、道三教並修的現象」；陳玉添著，武梅白雪、阮玉詩、陳維康等譯：《探索越南本色：從系統及類型論的視角》，頁91。「在李—陳時代，越南佛教就達到最旺盛的時期。而且，由於富有包容性和綜合性，連儒教和道教都被積極地接受了。」

¹⁷⁵ 陳玉添著，武梅白雪、阮玉詩、陳維康等譯：《探索越南本色：從系統及類型論的視角》，頁91。

¹⁷⁶ 佛教與安南統治者的密切關係，自李朝即已開始，蕭麗華：《東亞漢詩及佛教文化之傳播》，頁197。「至丁、黎之後的李朝，僧人與執政者的關係益形緊密。如萬行之於李太祖、草堂之於李聖宗、枯頭之於李仁宗、明宗之於李神宗，皆以『國師』身分輔政」。在陳朝，國師輔政的狀況仍然持續，如陳玉添著，武梅白雪、阮玉詩、陳維康等譯：《探索越南本色：從系統及類型論的視角》，頁420。文中即指出「陳朝時期，多寶、圓通等大師都參與政事。道和世的緊密結合還展現在許多君王、官吏、貴族出家皈依。」

¹⁷⁷ 克里斯多佛·高夏著，譚天譯：《越南：世界的失語者》，頁78。

漢字的認讀更有限制」。¹⁷⁸尤其漢字在當地被稱為「儒字」，也就是儒家的字，¹⁷⁹主要用於官方的行政事務，「儒學仍只是作為皇室和官僚進修的主要科門」，¹⁸⁰這也就是當時的儒士，於提倡儒家理念的同時，不時感到其說無法推廣至民間的原因。¹⁸¹

身為安南陳朝最受重用的儒臣，¹⁸²阮忠彥的北使之行讓他得以進入儒學的起源地，這條在出使之前就已確定的旅行路線，與唐宋以來文人旅行者的名勝遊覽有部分的重疊。就此而言，阮忠彥亦可視為「流連在名勝之地，對那些有著奉獻精神、受人崇敬的歷史名人的事迹和行踪充滿了敬意」¹⁸³的文化朝聖者。只是他內心所認同的聖地，明顯具有個人最為珍視的價值，而不僅著眼於名勝風景所積累的名聲。透過阮忠彥北使詩中兩種神聖地景（landscape）¹⁸⁴的對照，或可進一步闡明他偏重的面向。

¹⁷⁸ 耿慧玲：〈佛耶？儒耶？儒學在安南陳朝的困境〉，頁 58。

¹⁷⁹ 陳玉添著，武梅白雪、阮玉詩、陳維康等譯：《探索越南本色：從系統及類型論的視角》，頁 439。「在越南人的心目中，漢字和儒教不可分割。」

¹⁸⁰ 耿慧玲：〈佛耶？儒耶？儒學在安南陳朝的困境〉，頁 63。

¹⁸¹ 陳玉添著，武梅白雪、阮玉詩、陳維康等譯：《探索越南本色：從系統及類型論的視角》，頁 437。「陳朝時期，朱文安考上太學生，但他沒有做官，而是開辦學校教書。朱文安是德高望重的名師，培養了許多學生，其中不少人功成名就。首批儒士大力排斥佛教以肯定自己的位置，然而直到陳朝末年，儒教仍未被廣泛接受。朱文安的學生黎括看到全民信仰佛教而對儒教冷淡，甚至不滿。」

¹⁸² 越南陳朝的科舉考試有延續李朝的儒、釋、道三科，阮忠彥出身於以儒學與詩賦為考試內容的進士科，應為儒臣。又依據潘輝注：〈介軒跡歷記〉，阮忠彥：《介軒詩集》，頁 15，「裕宗時入正府，終有令名，不負儒者」，可知阮忠彥的儒臣身分是確定的。

¹⁸³ 張聰著，李文鋒譯：《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8。

¹⁸⁴ landscape 的譯稱，主要有地景、景觀、風景等，如殷寶寧：《情慾·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臺北：左岸文化，2006 年），頁 11。「從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分枝發展而來的地景研究，對地景（landscape）此一意念提出批判指出，『地景』並非只是以往自然地理學家眼中的地表形貌，或是經驗上的、物質化的客體，而是一種文化再現的形式。」又如唐曉峰：《文化地理學釋義：大學講課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 年），頁 201。「景觀（landscape）是一個一般性術語，但出於不同的觀察和側重，可以在景觀前面加上定語（形容詞或地點等），表達景觀的多樣性，分解不同類別的景觀，諸如：地方景觀和流行景觀、神聖景觀和普通景觀、城市景觀和鄉村景觀。」

第一種是佛教寺院，作為宗教活動的場域，「寺院不是普通的建築，除了可供僧眾居住、活動的基本用途外，它們還是一處不同凡俗的神聖空間，唯此才能真正發揮寺院的宗教效力」。¹⁸⁵阮忠彥在北使途中，經常探訪中土的名剎古寺，如〈遊湘山寺〉：

一徑苔花碧未乾，杖藜扶我訪禪關。煙籠松影迷孤塔，風過鐘聲落半山。
勝地杳無車馬到，居僧長與水雲閑。從來活佛無名相，惟有真身滿世間。¹⁸⁶

此詩題後有子注「禮無量壽佛真身，唐周金身遺蛻處」。¹⁸⁷無量壽佛即湘山寺的開山祖師，俗姓周，法名全真（728-867），他生前有許多戲劇化的靈驗事蹟與流傳廣遠的歌偈，¹⁸⁸使得世人「無不知湘山有聖僧在，一時禪林之盛，遂為楚南第一」。¹⁸⁹圓寂之後又以不壞之真身，¹⁹⁰成為「肉身菩薩」，¹⁹¹不僅受到信徒的誠摯尊崇，

¹⁸⁵ 段玉明：〈論中國早期寺院空間神聖性的獲得——以《高僧傳》為中心的考察〉，收入陳金華、孫英剛編：《神聖空間：中古宗教中的空間因素》（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54。

¹⁸⁶ 阮忠彥：〈遊湘山寺〉，《介軒詩集》，頁27。據《全越詩錄》，「杖藜扶我過前關」改「過」為「訪」，改「前」為「禪」，「居僧長契水雲閑」改「契」為「與」，「從來佛本無名相」改「從來活佛無名相」，「底事真身在世間」改「惟有真身滿世間」。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6-77。

¹⁸⁷ 阮忠彥：〈遊湘山寺〉，《介軒詩集》，頁27。原作「禮無量壽佛真身」，據《全越詩錄》予以修改。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6。

¹⁸⁸ 〔清〕謝久復纂修：《湘山志》（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卷2。《湘山志》收錄全真和尚的許多靈驗事蹟，如「出遊過衡州雁峰寺，苾芻怪其形，不容止宿，師曰：『既不許宿，可借行僮？』眾嗤之曰：『行僮難覓，要泥塑金剛，吾當奉送。』師曰：『不難』，以手指其一偈曰：『摩尼瓦礫混塵埃，多眼何曾識得來，昨日西方音信至，彌陀不在九蓮臺。』儼然金剛倒地，一健僮荷簋從師而去。」頁55-56。「庚午夏韋刺史以御史出守永州，辦齋供佛，檄邑令促輿夫走迓，師麾之去，吾當自往，豈可以方外老人勞郵傳耶？使反命途未及半，師已至，則四門各見其人，守出郊迎，惟見其一。」頁72-73。

¹⁸⁹ 同前註，頁73-74。

¹⁹⁰ 宋高宗：〈宋高宗賜妙明塔額敕〉，收入〔清〕謝久復纂修：《湘山志》，卷3，頁240。「皇帝敕尚書省湖南全州湘山寂照大師入寂歷年二百七十有六，真身不壞」，可知在南宋高宗時，全真和尚的真身已歷276年而不壞。

¹⁹¹ 何露、隋春花：〈六祖惠能真身像考論〉，《韶關學院學報》第33卷第1期（2012年1月），頁12。「在佛教中，『即生證得菩薩境界，具足大智慧、大悲心者』而肉身不壞的得道高僧被

並獲兩宋帝王的五次敕封，元至大（1308-1311）年間高麗國王還「崇使賚金輪相頂、八寶鳳翅帽、金字華嚴經繡千佛袈裟、金鉢盂」，¹⁹²以供養真身。由此，無量壽佛不但以身弘法，也強化了其所創建寺院的神聖性。信徒到湘山寺拜佛、祈福、除罪消業，佛所在之地就是極樂淨土。

然而，阮忠彥並不是來參與宗教活動的，詩題清楚點出「遊」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一徑苔花碧未乾，杖藜扶我訪禪關」，開頭兩句宣布他正置身在通往湘山寺的路徑，沿途盡是冷碧濕滑的苔花，「杖藜」則突顯了遊者之姿。「煙籠松影迷孤塔，風過鐘聲落半山」，這兩句描繪所見之景，自然的「松影」、「半山」映照著人工的「孤塔」、「鐘聲」，揭示出一個與山水世界合而為一的參禪之所。「勝地杳無車馬到，居僧長與水雲閑」，前句稱湘山寺為「勝地」，無疑將其視為累積可觀名聲的景點，卻出乎意外的「杳無車馬」，由此引出後句以「水雲」烘襯的「閑」字，點染場景氛圍。「從來活佛無名相，惟有真身滿世間」，最後兩句可視為阮忠彥禮拜「真身」後的體悟，佛陀雖不可聞見，卻可化現色身來度脫眾生，更接近人類世界。可以看出整首詩關注的顯然是遊歷的過程與感懷，而非佛國淨土的展現。

此種將佛教寺院當成遊觀場所的情形，也出現在〈題岳麓寺〉：

曲欄杆外白雲飛，上界樓臺瞰水湄。香篆忽殘僧定罷，鐘聲不動鶴眠遲。
江山信美非吾土，杖履重來又幾時。虎嘯龍吟渾寂寞，遊人空打李邕碑。¹⁹³

這首詩題詠的岳麓寺，又名麓山寺，¹⁹⁴是始建於西晉的古剎，在岳麓書院旁。「曲欄杆外白雲飛，上界樓臺瞰水湄」，起筆即寫詩人登山入寺，遠眺所見，「白雲飛」

尊為『肉身菩薩』。」

¹⁹² [清]謝久復纂修：《湘山志》，卷2，頁79。

¹⁹³ 阮忠彥：〈題岳麓寺〉，《介軒詩集》，頁28-29。據《全越詩錄》，「曲欄杆外白雲依」改「依」為「飛」，「虎嘯龍吟成寂寞」改「成」為「渾」，「遊人空訂李邕碑」改「訂」為「打」。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8。

¹⁹⁴ 吳迪：〈從麓山寺到岳麓寺考〉，《中國地名》2010年第7期，頁17。「無論是岳麓寺與麓山寺，還是岳麓寺碑與麓山寺碑都不存在實質上的對立，僅是所指大小範圍不同而已，岳麓寺很可能就是麓山寺的另一名稱。」

表現出一種悠然自在的意趣，¹⁹⁵呼應著寺院所在的「上界」。「香篆忽殘僧定罷，鐘聲不動鶴眠遲」，則從視覺與聽覺的角度來寫寺院的恬淡寧靜。接著，「江山信美非吾土，杖履重來又幾時」，點出此地的吸引力來自於美好卻「非吾土」的名勝景觀，一瞬之間，竟有了可能無法再重來的遊者感慨。「虎嘯龍吟渾寂寞，遊人空打李邕碑」，更進一步的，將焦點放在協助岳麓寺取得響亮名聲的文物¹⁹⁶——李邕（678-747）以行書入碑的「麓山寺碑」，王文治（1730-1802）稱「昔人謂北海如象，觀此帖氣骨崢嶸，如泰山卓立，覺馴象巍然，宛在目前也」，¹⁹⁷阮忠彥則以「虎嘯龍吟」形容碑刻的宏大氣魄與雄健筆勢，「寂寞」與「空」是惋惜多數遊人只知儀式性的拓碑，而無法欣賞碑刻之美。

透過上述的觀察，可知佛教寺院雖是教徒思想意識中的神聖場域，但在阮忠彥的北使詩中，卻僅具有凡俗的空間意義，藉此展示遊觀之樂。比如這兩首詩都有攜杖與寺鐘的意象，所謂的「杖藜」、「杖履」，既是「具有濃郁的野逸、休閒氣息」¹⁹⁸的遊者裝束，也是漫遊的象徵。至於寺鐘，「鐘聲梵唄是佛家覺悟的象徵，空曠激盪的古寺鐘聲蘊含著幽微隱約難以言傳的梵思禪境」，¹⁹⁹如「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²⁰⁰「萬籟此俱寂，但餘鐘磬音」，²⁰¹然而，阮忠彥的「風過鐘聲」、「鐘聲不動」，則是近乎背景的存在。另外，他也在詩中展示了這兩個景點的遊人必觀之物——活佛真身與麓山寺碑，這些都足以說明在阮忠彥的北使詩中，佛教寺院的名勝效應是遠高於神聖意義的。

第二種是名人祠廟，這是為有功業於民者所修建的祭祀空間。²⁰²在阮忠彥北

¹⁹⁵ 山中白雲的意象自陶弘景（456-536）開始，就與隱士有固定的連結，事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卷202，頁1525。「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¹⁹⁶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492。文中提到佛寺之間亦存在競爭關係，並指出「刻經、立碑、請著名文人撰文，皆為提昇佛寺聲望的手段。」

¹⁹⁷ 〔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頁36。

¹⁹⁸ 沈金浩：〈「一枝藤杖平生事」——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頁159。

¹⁹⁹ 孫振濤：〈唐詩作品中的「寺鐘」意象考釋〉，《集寧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16年5月），頁4。

²⁰⁰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遊龍門奉先寺〉，《杜詩鏡銓》，卷1，頁1。

²⁰¹ 〔唐〕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收入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144，頁1461。

²⁰² 劉苑如：〈三靈眷屬：劉裕西裕的神、聖地景書寫與解構〉，收入劉石吉、張錦忠、王儀君、

使的路程中，沿途就有許多與地方記憶相關的名人祠廟，如〈柳侯廟〉：

森森喬木繞羅池，寂寂苔花上古碑。柳水柳山佳景在，公忠公義老天知。
平生事業真雞肋，後世文章炳鳳儀。說著元和當日禍，向來才命只堪悲。²⁰³

柳侯廟，又名羅池廟，韓愈（768-824）〈柳州羅池廟碑〉稱「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²⁰⁴可見柳宗元（773-819）是以儒學禮教作為治理柳州（今廣西柳州）的核心理念，且「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目。柳民既皆悅喜」。²⁰⁵從這個角度看，身為儒臣的阮忠彥對於柳宗元應有一份相契情懷。首二句即用「羅池」、「古碑」呼應著使柳侯廟聲名遠播的〈柳州羅池廟碑〉，「森森喬木」、「寂寂苔花」則是描述阮忠彥當時所見的祠廟景況。「柳水柳山佳景在，公忠公義老天知」，這兩句當為議論之辭，上一句以「佳景在」，肯定柳宗元對於柳州的教化之功，因為當地在元代仍被視為「瘴鄉」，²⁰⁶所以柳水柳山之佳不在自然，而在「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²⁰⁷的人倫秩序。下一句以「老天知」為柳宗元的歷史評價不平，²⁰⁸無論世人

楊雅惠、陳美淑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3年），頁51-52。文中認為「廟」是「以祭祀有爵位、受敕封人鬼為主」，「祠」則是「供奉鬼神、祖先和先賢士而修建的祭祀空間」，但二者其實並無嚴格的區別，所以「各地祭祀狀況常有其地方差異，祠、廟也常見互稱狀況」。以崇奉馬援的祠廟為例，阮忠彥有〈伏波祠〉詩，而潘輝注則稱之伏波廟，可見二者的確經常互稱。阮、潘之說參見阮忠彥：〈伏波祠〉，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4；潘輝注：《輶軒隨筆》，頁17。

²⁰³ 阮忠彥：〈柳侯廟〉，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2，頁74。尾聯原作「說著元和當日村，問來才命只堪哀」，據楊德顏編，梁如鵠批點：《精選諸家律詩》，卷1，頁27，予以修改。

²⁰⁴ 〔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柳州羅池廟碑〉，《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7，頁289。

²⁰⁵ 同前註。

²⁰⁶ 〔元〕方回：〈柳州教授王北山詩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7，頁135。文中提及王北山，「尋教授廣西道柳州路教授，咸以為瘴鄉而不可往。」

²⁰⁷ 〔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柳州羅池廟碑〉，《韓愈全集》，卷7，頁289。

²⁰⁸ 柳宗元的歷史評價向來褒貶不一，主因在於他從不覺得成為王叔文（753-806）的同黨是人生的污點，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49-250。文中即指出「他縱使在身遭貶謫為世人所詬罵的窮途，對於這次失敗了的政變也仍然是堅持肯定的看法的」、「所以宋代的黃震就曾批評他說：『終身陷叔文而不知悟』，而不知他之所以肯

如何評論，他認為柳宗元的忠義——「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²⁰⁹上天一定知曉的。五、六句用生前宦途的乖蹇，對照死後文名的不朽，其中「炳鳳儀」化用柳宗元〈晉問〉的「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于變時雍之美」，²¹⁰形容其文章不凡之容儀。「說著元和當日禍，向來才命只堪悲」，在此，阮忠彥表露他個人對於柳宗元的深切同情，將其因參與「永貞革新」，而遭受的貶官流放，視為一種「古來才命兩相妨」²¹¹的悲劇。可以發現，阮忠彥往詣柳侯廟，並不是以遊賞為主要目的，而是去對同為儒家信徒的柳宗元表達景慕與認同，這使得柳侯廟被賦予了神聖意義。

在另一首題為〈伏波祠〉的詩中，阮忠彥亦著力於此：

蠻烟蛋雨近黃昏，獨酌荒祠酒一樽。寂寂岸花紅映座，蕭蕭野草綠侵門。
清江曾洗珠車謗，瘴嶺難埋馬革魂。不入雲臺圖畫筆，始知公義勝私恩。²¹²

伏波祠崇奉的是東漢征交趾的名將馬援（14-49 B.C.），因被神格化而有祠廟之祀，具有護佑水路安全的神職功能。這首詩開頭兩句便就伏波祠本身著筆，「蠻烟」、「蛋雨」，²¹³點出南方景境，並以「荒」描述祠廟的寂寥。三、四句將「荒」的氛圍，進一步延伸到祠廟周遭，「寂寂岸花」與「蕭蕭野草」原就予人一種淒迷之感，更何況又有「侵」帶來的威脅。「清江曾洗珠車謗」底下四句，完全用議論方式評論馬援的功業。五、六句以「珠車謗」對比「馬革魂」，感慨馬援明明懷著報國的忠義之心，卻於征戰在外時，遭受莫須有的惹苴之謗。最後兩句則認為馬援死後因外戚的身分，而無法列入雲臺閣的名將圖繪，是符合儒家「不以公義廢私恩，亦

定王叔文的政變，正是他們有著共同的政治理想的緣故。」

²⁰⁹ 〔唐〕柳宗元著，曹明綱標點：〈寄許京兆孟容書〉，《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30，頁242。

²¹⁰ 〔唐〕柳宗元著，曹明綱標點：〈晉問〉，《柳宗元全集》，卷15，頁129。

²¹¹ 〔唐〕李商隱著，〔清〕馮浩箋注：〈有感〉，《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1，頁141。

²¹² 阮忠彥：〈伏波祠〉，《全越詩錄》，卷2，頁74。「清江曾洗犀車謗」，據《精選諸家律詩》，改「犀」為「珠」。楊德顏編，梁如鵠批點：《精選諸家律詩》，卷1，頁27。

²¹³ 楊德顏編，梁如鵠批點：〈伏波祠〉注，《精選諸家律詩》，卷1，頁27。「蛋，音但，南方夷也。」

不以私恩害公義」²¹⁴的原則，也就是國家利益重於個人私情。因此，當阮忠彥來到伏波祠，他對於馬援的崇敬更多來自其生前死後所體現的儒家價值。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在阮忠彥的北使詩中，他將柳侯廟與伏波祠加以神聖化（*sacralisation*），使其轉化成體現儒家價值的神聖場所。事實上，這兩個名人祠廟都有不少神蹟支持信仰的存在，尤其「宋元有關伏波神在庇佑水上交通安全的神職功能被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特別是在嶺南瓊州海峽、郁江烏蠻灘、靈渠等處，陰佑水上交通安全，甚至庇佑地方水旱方面，靈異不斷，功勳卓著」。²¹⁵然而，阮忠彥在詩中卻側重在儒家理念的闡述，讓他們藉由「立德」、「立言」取得神聖性的「不朽」。²¹⁶由此，阮忠彥北使詩中的柳侯廟與伏波祠，應不僅是遊客朝拜的在地祠廟與懷古的歷史儲藏室，也是透過詩人選擇性的記憶與歷史所建構的神聖地景，穿梭與投入其間，可同時獲得神聖的經驗，鞏固其個人與儒生群體對儒學的向心力。

五、結論

考察阮忠彥的北使詩，將有助於我們認識蒙元時期安南使節北使的路線，以及透過他者的角度所呈現的異域類型與書寫特色。以下分別由三方面對本文的研究成果加以總括。

從地理疆界的移動來看，這位二十六歲的安南使節，於西元 1314 年的秋天出發，走交邕通道，在全州換走水路，然後沿湘江，進入瀟湘文化區域，遊覽了岳麓寺、岳陽樓等名勝，舟行至湖北，也停泊上岸，參訪了黃鶴樓、黃州赤壁等。接著沿長江順流而下，在揚州轉京杭大運河。回程的時間在隔年春天，由於存詩

²¹⁴ [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年），卷9，頁428。其引吳棫之語，「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²¹⁵ 王元林：〈國家祭祀與地方秩序構建中的互動——以唐宋元伏波神信仰地理為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168。

²¹⁶ 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頁316。「立德、立功和立言可說是儒家重視社會生活的參與，認為生命意義就在其中，有別於佛教和道教離世、出世的生活」、「武人追求軍功，作家創作詩文，這兩種追求自我實現的目標，分別從『立功』、『立言』的範疇，界定了本身的價值」。由此，〈柳侯廟〉中提到的「公忠公義老天知」、「後世文章炳鳳儀」，應屬於「立德」、「立言」的典型，〈伏波祠〉中「瘴嶺難埋馬革魂」的忠烈精神也符合「立德」之典型。

相對稀少而零落，僅能確認其以揚州作為進出大運河的轉運點，且在邊境受到當地傜亂之波及，受困驛館，無法返國，這也是目前僅見安南使節捲入元代西南傜亂的記載。這條目前所知最早的安南使節北使路線，全程使用蒙元帝國的驛路系統，大部分是平穩又緩慢的水路，相較於元使以陸路驛道為主的使越路線，的確是較為安適的行程，同時又能遍覽東南名勝，可見元廷對於安南使節的優遇。

雖然受到存詩的局限，阮忠彥現存的北使詩，仍可區分出兩種不同的異域類型，一是蠻荒的西南邊陲，一是熟悉的文本世界。前者是安南使節跨越國界之後，最早進入的區域，亦是回程必經之地。就地理位置而言，此區既屬帝國又為邊陲，由華夏中心的天下觀而言，經常被視為文化上的蠻夷，由此，位居邊陲之外的安南，在華夷秩序中無疑更加邊緣。阮忠彥的北使詩在描述兩江地區時，表面上似乎沿用漢詩慣用的「蠻」、「瘴」等詞彙，也將該地塑造成未開化的南方，但阮忠彥使用的卻是安南自身的中國論述，以安南中心的角度，呈現其異域體驗與文化優越。至於後者則是阮忠彥帶著既有的知識與想像，實至親臨唐宋詩文所描述的世界，他愉悅地遊賞於其間，彷彿是閱讀經驗的延續，而親歷者的身分，顯然讓他更渴望與在這些勝景中佔有一席之地之文化名人對話，他把他們的聲音與傳說都銘刻在自己的詩裡。然而，無論遭遇多麼具有吸引力的人文與自然景觀，阮忠彥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在異域，負有政治任務的遊歷與不得不跨越的國土界限，讓他在情感上投入大量的依附在「江南雖樂不如歸」的家園。

從異域書寫的角度而言，作為詩人的阮忠彥，顯然花了很大的工夫去掌握古典詩歌的形式，即使不會說漢語，²¹⁷但他用典純熟，也能在既有的韻律結構中表達自己的見聞與感懷。²¹⁸然而，安南使節與陳朝儒臣這兩重身分的介入，使得他的北使詩不能單純視之為漢詩傳統的延續，其中的改造與變化，才是最值得注意的。首先，阮忠彥經常挪借與改寫漢詩慣用的語彙，比如他在運用胡漢語彙時，刻意引入胡漢對立的情境，並將時空予以錯置的作法，雖然與南朝邊塞詩之間具有明顯的繼承關係，但對於阮忠彥而言，安南才是「五帝三皇傳鳳曆」的文化正

²¹⁷ 阮忠彥：〈邕州知事莫九皋以本國黎大夫仁傑所賜詩來示，因賡韻〉，《介軒詩集》，頁25。「共欲啣盃終日語，卻愁南北不同音。」

²¹⁸ 在阮忠彥現存的詩歌中，以近體詩數量最多，如《全越詩錄》收他的古體詩2首，近體詩81首，《精選諸家律詩》則收錄了他的39首律詩，相較於古體詩，近體詩擁有更嚴密的規則與韻律限制，以本文所引出的詩歌全文（律詩9首，絕句1首），可以看出他確實嫻熟於近體詩的寫作。

統，可歸類於「漢」，而領有中華世界的蒙元政權則為「胡」。在他的觀念裡，安南於儒家階層式的天下秩序中，應該是比胡族建立的蒙元更能銜接華夏傳統，卻因對方軍事上的強勢，陷入不得不向其朝貢的困境。透過這種挪借與改寫，他雖無法如南朝邊塞詩那樣否定北方政權的正當性，卻可以展現安南的文化地位實質上是高於對方的。另外，本文透過阮忠彥北使詩中兩種神聖地景的對照，察知佛教寺院在其詩中，僅具有凡俗的空間意義，藉此展示遊觀之樂，名勝應遠高於神聖意義。對於名人祠廟，如伏波祠與柳侯廟，阮忠彥則側重在儒家理念的闡述，讓馬援與柳宗元藉由「立德」、「立言」取得神聖性的「不朽」，使得此一空間不僅是遊客朝拜的在地祠廟與懷古的歷史儲藏室，也是透過詩人選擇性的記憶與歷史所建構的神聖地景。身為儒臣，阮忠彥雖在政治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陳朝時期儒學並不具有黎朝以後的絕對優勢。²¹⁹佛教在朝廷與民間始終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足以與他所信仰的儒學競爭，所以當阮忠彥得以進入儒學的起源地，有意識的賦予這些空間其所認同的價值，其實也在鞏固他個人以及儒生群體對儒學的向心力。

值得注意的是，阮忠彥的北使詩在題寫異域名勝的同時，其自身也成為後來者致意的對象，安南使節在北使途中到訪古蹟與形勝時，總會遭遇阮忠彥的作品，在邕州是「陳時阮介軒公奉使過此，有詩云：『豪傑消磨怨未休，大江依舊水東流。廣西形勝無多景，嶺外繁華獨此州』，蓋即景而懷古也」；²²⁰於岳麓書院則為「因憶介軒公詩云：『雲藏岳麓疎鐘遠，天近衡陽獨雁來』之句，覺眼前佳景，古人已先道出也」。²²¹此外，他的詩句也經常為安南使節所化用，如胡士棟（1739-1785）的「二十四橋秋色淨，八千餘里客心閒」，²²²出自他的「八千餘里客，二十四橋秋」；²²³武希蘇（生卒年不詳，1804）的「治安一策見經綸，莫說

²¹⁹ 鄭永常：「黎聖宗統治期間，推崇儒學而壓抑佛教。黎聖宗即位後，相當重視文教政策，因儒家思想作為有利的治國工具，故儒學得到重視」，此後儒學在安南取得絕對的優勢，到了阮朝「各營各鎮建立文廟，奉祀孔子，以尊儒學。」氏著：《越南史—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頁 103、156。

²²⁰ 潘輝注：《輶軒隨筆》，頁 14。

²²¹ 同前註，頁 77。

²²² 胡士棟：〈廣陵秋泛〉，《花程遣興》，頁 29。

²²³ 阮忠彥：〈登揚州城〉，《介軒詩集》，頁 31。

先生不用文」，²²⁴源於他的「出傳長沙作逐臣，治安一策見經綸」；²²⁵阮宗奎的「擁旄有客乘上槎，勝似腰前騎鶴人」，²²⁶則脫自他的「引纜牽牛人獨樂，腰前騎鶴我無緣」。²²⁷這些例證足以說明阮忠彥的北使詩在安南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使得後來者不得不通過他的作品來觀看眼前的異域。

²²⁴ 武希蘇：〈過長沙賈太傅故宅〉，《華程學步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冊，頁216。

²²⁵ 阮忠彥：〈懷賈誼〉，黎貴淳編：《全越詩錄》，卷2，頁91-92。

²²⁶ 阮宗奎：〈楊州即景〉，《使華叢詠集》，頁234。

²²⁷ 阮忠彥：〈楊州〉，黎貴淳編：《全越詩錄》，卷2，頁80。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戰國〕莊周：《莊子》，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
- 〔漢〕王充著，張宗祥校注：《論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2000年。
- 〔唐〕岑參著，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唐〕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唐〕柳宗元著，曹明綱標點：《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唐〕李商隱著，〔清〕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宋〕蘇軾：《東坡全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年。
- 〔宋〕辛棄疾著，鄭騫校注：《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
-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元〕陳孚：《陳剛中詩集》，楊訥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27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據《託跋廬叢刻》影印。
- 〔元〕袁桷著，李軍、施賢明、張欣校點：《袁桷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元〕宋褫：《燕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辛文房著，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 〔元〕傅若金著，史傑鵬、趙或校點：《傅若金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天下站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明〕宋濂等著：《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
- 〔清〕謝久復纂修：《湘山志》，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 〔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越南

- 〔陳〕阮忠彥：《介軒詩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_____：《介軒詩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 A.601。
- 〔黎〕黎澄著，陳益源校點：《南翁夢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
- 〔後黎〕阮公沆：《往北使詩》，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2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後黎〕阮宗室：《使華叢詠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2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後黎〕武輝珽：《華程詩》，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5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後黎〕胡士棟：《花程遣興》，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6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後黎〕黃德良編：《摘艷詩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 VHv.2573。
- 〔後黎〕楊德顏編，梁如鵠批點：《精選諸家律詩》，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 A.574。

- 〔後黎〕裴輝璧編：《皇越詩選》，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希文堂 1825 年刻本，館藏編號 R.968。
- 〔後黎〕潘孚先編：《越音詩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729 年重刻本，館藏編號館藏編號 A.1295。
- 〔後黎〕黎貴惇編：《全越詩錄》，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 A.3200。
- 〔西山〕阮倬：《華程消遣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 8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西山〕潘輝益：《星槎紀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 6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阮〕武希蘇：《華程學步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 9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阮〕阮攸：《北行裸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 10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阮〕裴汝惜編：《明都詩選》，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館藏編號 A.2171。
- 〔阮〕潘輝注（潘輝浩）：《輞軒隨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 11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近人論著〕

- 王元林：〈國家祭祀與地方秩序構建中的互動—以唐宋元伏波神信仰地理為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161-169。
-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 _____：《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 王英：《元朝與安南之關係》，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0 年。
- 王國良：〈從『域外（東亞）漢學』到國際『漢學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3 卷第 4 期，2012 年 9 月，頁 107-113。

- 王頌：〈元代兩江及其與安南的邊界爭端〉，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
- 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_____：《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衣若芬：《雲影天光—瀟湘山水之畫意與詩情》，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
- 何露、隋春花：〈六祖惠能真身像考論〉，《韶關學院學報》第33卷第1期，2012年1月，頁10-13。
- 吳迪：〈從麓山寺到岳麓寺考〉，《中國地名》2010年第7期，頁17-18。
-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廣場出版，2012年。
- _____：《顛覆世界史的蒙古》，臺北：八旗文化，2014年。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_____：《全元文》，卷57，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 李焯然：〈越南史籍對「中國」及「華夷」觀念的詮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頁10-18。
- 李嘉瑜：〈《交州藁》中的安南書寫〉，《漢學研究》第34卷第4期，2016年12月，頁63-97。
- 沈金浩：〈「一枝藤杖平生事」—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頁157-167。
-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象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9月，頁15-99。
- _____：〈漢代畫象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頁63-132。
- 阮公黎：〈越南出使詩之面貌與阮忠彥的出使詩〉，《胡志明市立師範大學科學雜誌》第49號，2013年8月，頁95-109。
- 阮泰燦：《阮忠彥詩歌與詩語言中的漢文》，河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er Goscha）著，譚天譯：《越南：世界的失語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
- 周振甫譯注：《周易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

- 段玉明：〈論中國早期寺院空間神聖性的獲得—以《高僧傳》為中心的考察〉，收入陳金華、孫英剛編：《神聖空間：中古宗教中的空間因素》，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
- 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范嶸嶸、郭志剛：〈越南阮忠彥所著《介軒詩集》初探〉，《晉中學院學報》第34卷第1期，2017年2月，頁96-101。
-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_____：《文化地理學釋義：大學講課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
- 夏應元、夏琅：《策彥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記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 孫振濤：〈唐詩作品中的「寺鐘」意象考釋〉，《集寧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16年5月，頁1-6。
- 殷寶寧：《情慾·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臺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
- 耿慧玲：〈佛耶？儒耶？儒學在安南陳朝的困境〉，收入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越南》，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5年。
-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
- 高莉芬：《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北京：三聯書店，2020年。
- 張金蓮：〈略論元代的中越交通〉，《蘭州學刊》2006年第3期，頁42-44。
- _____：〈古代中越道路發展變遷的社會影響因素〉，《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頁98-101。
- 張崑將：〈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2卷第1期，2015年6月，頁167-191。
- _____：〈朝鮮與越南的中華意識比較〉，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臺北：臺大社科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7年。
- 張聰著，李文鋒譯：《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 陳玉添著，武梅白雪、阮玉詩、陳維康等譯：《探索越南本色：從系統及類型論

- 的視角》，臺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2019年。
- 陳益源：〈范仲淹〈岳陽樓記〉對清代越南使節岳陽樓詩文的影響〉，《長江學術》2015年第1期，頁19-29。
- _____：〈清代越南使節於中國刻詩立碑之文獻記載〉，《中正漢學研究》第29期，2017年6月，頁173-201。
- 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84-1986年。
- 許倬雲：《華夏論述：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
- 彭丹華：〈越南使者咏柳宗元〉，《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32卷第3期，2011年3月，頁27-29。
- 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葉國良：〈越南北使詩文反映的中國想像與現實〉，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葉嘉瑩、陳邦炎撰：《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
-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 _____：《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 詹志和：〈越南北使漢詩與中國湖湘文化〉，《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6期，2011年12月，頁147-150。
-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
- _____：《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
- 廖寅：〈宋代安南使節廣西段所經路線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7卷第2期，2012年4月，頁95-104。
- 劉玉琚：〈越南北使文獻總說〉，《華西語文學刊》2012年第2期，頁146-157。
- _____：〈越南詩人阮忠彥《介軒詩集》考論〉，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8輯）》，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_____：《越南漢籍與中越文學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 劉苑如：〈三靈眷屬：劉裕西裕的神、聖地景書寫與解構〉，收入劉石吉、張錦忠、王儀君、楊雅惠、陳美淑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3年。
- 滕蘭花：〈清代越南使臣眼中的伏波將軍馬援形象分析—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為視角〉，《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3期，2013年5月，頁137-143。
- 鄭永常：《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_____：《越南史：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臺北：三民書局，2020年。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
- 鄭維寬：《歷代王朝治理廣西邊疆的策略研究—基於地緣政治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蕭啟慶：《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9年。
- 蕭麗華：《東亞漢詩及佛教文化之傳播》，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年。
- 默書民、閻秀萍：〈元代湖廣行省的站道研究〉，收入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2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藍弘岳：〈「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第22卷第3期，2011年9月，頁71-112。
- 黨寶海：《蒙元驛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年。

附錄一：《介軒詩集》與六種越南漢詩總集收錄之阮忠彥詩表列

詩題	《介軒詩集》 1778 抄本	《越音詩集》 1443 重刻本 1729	《精選諸家律詩》 1463 抄本	《摘艷詩集》 1497 抄本	《全越詩錄》 1768 抄本	《明都詩選》 1802 抄本	《皇越詩選》 1825 希文堂刻本
初渡瀘水	有	無	無	有，北使初渡瀘江	有，北使初渡瀘江	有，北使渡瀘江	有，北使初渡瀘江
芙蓉驛	有	無	無	有	有	有	無
登盤陀勝景寺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縷泉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丘溫驛	有	無	有	無	有，北使宿丘溫驛	無	無
貴良寨	有	有	無	無	有，賢良寨	有	無
靈州銀江驛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邕州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邕州知事莫九皋以本國黎大夫仁傑所賜詩來示，因賡韻三首	有，其一	有，其一	有，其二、其三	無	有，其一、其二、其三	無	無
夜坐	有	有	無	無	有，乾館夜坐	有，乾館夜坐	無
鄒板店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熊湘驛	有	有	無	無	有，潭州熊湘驛	有，題熊湖驛	無
湘中即事	有	有	無	有	有，湖中即事	無	無
萬石亭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回鴈峰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遊湘山寺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贈僧堯山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湘中送別	有	無	無	有,湘江贈與	有,湘江贈別	有,湘江贈別	無
懷賈誼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題岳麓寺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有
洞庭湖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黃鶴樓	有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湓浦琵琶亭	有	有	無	有	有,湓浦琵琶	有	無
采石渡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夜泊金陵城	有	有	無	有,夜泊陵城磯	有,泊陵城磯	有,夜泊陵城磯	無
登揚州城	有	無	無	有	有	有	有,登揚州城樓
即事	有	有	無	有	有	無	無
宿花陰寺	有	有	無	無	無	有,宿花雲寺	無
歌風臺	有	有	無	無	有,沛邑歌風臺	無	無
大江香中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思歸	有	有	無	無	有	有,里歸	無
歸興	有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湘江秋懷	有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次橫州砧	有	有	無	無	有,黃州砧	無	無
即事	有	有	無	有	有	無	無
春晝	有	有	無	有	有	無	無
春夜野寺	有	有	無	有,春天野寺	有,春日野寺	無	無
海潮懷古	有	有	無	無	有,海湖懷古	有	無
安子江中	有	有	無	有	有,安子山中	無	無
安子山龍洞寺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德江懷古	有	有,長安城懷古	無	無	有,長安城懷古	無	無
長安懷古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無
重遊浮石渡	有	有	無	無	有	無	無
傑特山	有	無	有	無	有	有	無
神符港口晚泊	有	無	有	無	有,神符港口晚泊	有,神投港口晚泊	有,神投港口晚泊
留別北城列台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珠橋遇雨二首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維先道中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登浴翠山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青巖渡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三疊山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觀巨慶有感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賦得千里驛亭逢苦雨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客中重九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永營有懷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秋江月泛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棣營懷古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旅次憶諸兒	有(誤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江州勝景	有(誤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題岳武穆廟	有(誤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江州旅次	有(誤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馬當勝 景覽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彩石懷 青蓮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遊龜山 寺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題小孤 山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舟次旅 懷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赤壁懷 古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題蘇東 坡廟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登程紀 悶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初夏旅 懷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荆南晴 望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湖南遇 大風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桂江曉 發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題馬頭 山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古城懷 景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桂江記 見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畫山春 泛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春城遊 玩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題伏波 將軍祠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南寧即 景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寧江風 景	有（誤 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大臨關	有目無	有	無	無	有	有	無

小臨關	詩						
賀登極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伏波祠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柳侯廟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岳陽樓 二首	無	無	有,其二	無	有	有,其二	有,其一
黃州赤壁磯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揚州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湖南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靜江府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武盈洞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太平路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黃麻站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公母山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包村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嶺山境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羅陽道 中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八十里 山灘	無	無	有	無	有,八十里灘	無	無
永州光 連驛	無	無	有	無	有,永州光連驛	有,光蓮驛	無
初發永 平寨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有,永平寨初發
喜覽館 夜坐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麗館留 宿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聞聖旨 召還有 感	無	無	有	無	有	有,奉旨召還有感作	無
邊城春 晚九首 簡諸同 志	無	無	有,邊城春晚十首簡諸同志(案:九首)	無	有	有,其三,其九	有,其二
閑居奉 鄧大夫 二首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上巳有懷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答范郎中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遣悶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外親阮有素以詩來訪賦此寄回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無
荊門	無	有	無	有	有	無	無
白藤江	無	無	無	有（誤收）	無	無	無
送無山翁出山拜相	無	無	無	有（誤收）	無	無	無
月中桂	無	無	無	有（誤收）	無	無	無

附錄二：阮忠彥北使詩之書影

(1) 漢喃研究院藏編號 VHv.2573 《摘艷詩集》〈即事〉、〈湘中即事〉、〈登楊州城〉

摘艷詩集卷之壹 五言絕句

阮忠彥 字邦直，号介軒，天施土黃人。陳朝隆興十三年進士，年六十歲。号神童，任至火傳，聞內侯有介軒集。奉往北使。

即事

小徑唯紅葉，顏垣長綠草。衙報每吏到，叩戶有僧來。

湘中即事

隔岸湘猿叫，臨江楚竹愁。夕陽情景好，山色滿扁舟。

登楊州城 城內有二十四橋，杜詩云：二十四橋燈月夜。

八千餘里客，二十四橋秋。異玉途佳景，城中強倚樓。

阮廷探 号樞圖，南昌人。陳朝隆慶二年探花。任至翰林院學士。

(2) 漢喃研究院藏編號 A.574 《精選諸家律詩》〈伏波祠〉、〈柳侯廟〉

蠻煙赤蛋雨近黃昏獨酌荒祠河一樽寂寂岸花紅
伏波祠
 映座蕭蕭草綠侵門清江曾洗珠車謗瘴嶺難埋馬
草魂不入煙臺圖畫筆始知公義勝私恩
蛋音但雨才勇也
柳侯廟 宗元
 森森喬木繞羅池寂寂苔花上古碑柳木柳山佳景
 在公忠公義老天知平生事業真鷄助後世文章煥
助
 鳳儀說著元和當日禍向來付命只堪悲
才
 曹操欲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為攻乃出教唯
 曰鷄助而已外曹莫曉楊脩曰獨夫助食之則無

The Writing of Foreign Lands in the Annam Envoy Ruan Zhongyan's Poems about the North

Lee, Chia-Yu*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ems about being sent as an envoy to northern China written by Ruan Zhongyan (1289-1370), a native from Annam, and analyzes the writing of foreign lands in his poems. Ruan was a famous poet of the Annam Ch'en dynasty (1225-1400), a faithful official who served five emperors in the Ch'en dynasty, an outstanding Confucian, and a famous essayist. At 26, he was sent to the Mongol-Yuan Empire as an officially employed envoy. The next year, he returned to Annam and left behind numerous poems, sufficient for a collection. Between the 10th and the 12th century, most of these poems were lost. The remaining ones date from the Yuan dynasty, and are commonly considered the earliest existing poems about being an envoy to northern China. At present, Ruan's *Poetry Collection of Jie Xuan* is the only existing collection of poetry about an Annam envoy to northern China, which foreground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tudy. However, the existing fifty-page *Poetry Collection of Jie Xuan* contains many mistakes. It is not a complete collection and includes poems unrelated to his trip to China. Most problematically, the collection mistakenly includes 24 poems about envoys to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Later Le dynasty (1428-1789) and poems by Ruan Zonggui (1693-1767). With a nearly 30% error rate, this collection misrepresents, to a degree, the overall feature of Ruan Zhongyan's poems.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six Vietnamese poetry collections written in Chinese—namely *Từ điển Hán Nôm* (*Poetry Collection of Yue Yin*), *Từ điển Hán Nôm* (*Poetry Collection of Zhai Yan*), *Selected Works of Metrical Poems*, *Vietnamese Poetry*, *Hoàng Việt thi tuyển* (*Poetry Collection of Huang Yue*), and *Minh đô thi tuyển* (*Poetry Collection of Ming Du*) - to collate and annotate the *Poetry Collection of Jie Xuan*. The author has two aims 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specting Ruan's poems: . first, to retrace the route Ruan took, and second, to understand through close reading how Ruan represented the outlying territories and to discus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riting about these foreign lands.

Keywords: Annam envoy, Ruan Zhongyan, poems about being an envoy to northern China, writing of foreign lands, *Poetry Collection of Jie Xuan*